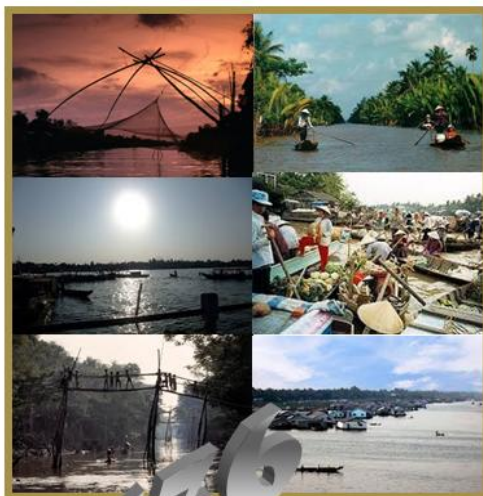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六月第一百三十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e 2013



136

● 一點點在疼痛：寫給雅安的诗

● 湖南詩人作品輯

● 簡·在格爾 (Gene Zeiger) 散文詩2首

● 伊莉莎白·畢曉普 (Elizabeth Bishop) 動物詩



目錄

No.13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一點點在疼痛：寫給雅容的詩 3-5

詩創作

毛翰	林昭蒙難 45週年祭	5
銀髮	死神就只好唯我獨尊了	二首 5
李雲楓	蜘蛛／磁盤清理	6
李成恩	大唐芙蓉園／長安雅集	6
回慧	水缸裡的時間／羞恥感	6
秋原	夢的系列	7
林小東	一潭湖水	7
秀陶	一個四月的早晨	8
杰地	鹿來	8
馬菊芳	月亮的村莊	8
嚴力	10月18日記事	二首 9
墨君	翠峰湖	9
孟芳竹	月下的蘆笛充滿回想	二首 9
半瞧	忘河	10
雷默	斷章	10
彭國全	兩個連心圓	10
杜風人	聖旨／時光機	11
遠方	松鼠	11
向明	靜／淚	12
冬夢	夜讀遠方友人的信	12
高岸	重逢	12
李斐	四月的地鐵	三首 18
于中	冬眠／春耕	18
陳銘華	十七清淨句	19
李長空	進城的麻雀／歲月如刀	19
達文	我們睡不著的時候	四首 20
歐陽宜準	涅槃	20
沙蠍	月和母親／秋末	20
俞昌雄	佈告欄	三首 21
林啟	知觀／世界夢界	21
宗清	菊花	21
輕鳴	投生米老鼠的流行歌手	三首 22
謝振煜	一秒鐘電郵與思想	22
袁華韜	淡忘／絕配	22

夢娜	一滴雨的哭泣	22
桑克	邊疆	23
古松	夜之女	23
汗青	母親節慶生	23
謝勳	走入佛號，在鹿野苑	二首 24
小寒	我們的愛	24
林忠成	男人、劍客／夜裡開窗	24
藍亭	撫河橋	四首 25
仲彥	為人類獻身	三首 25
章治萍	雨城小輓／悼姥姥	26
虔謙	今天的日記詩	二首 26
奇角	泥土	26
依雯	念	26
蔡可風	崛起的代價	27
陳葆珍	悼馬丁	27
王婉娜	還在等嗎？	27
浮萍	我欲	27
故人	放風箏的季節	27
趙明	巴黎剪影	28
蔡忠	一種無奈的獨白	28
張耳	作了母親的灰姑娘	二章 29

湖南詩人作品輯 14-18

譯詩

秀陶	簡·在格爾散文詩兩首	29
木也	伊莉莎白·畢曉普動物詩	30

評介

王傳利	大地自有擔當	31
向明	為啥會“變壞”	32
魏鵬展	從何其芳詩看新詩的新詞新句	33
劉耀中	麗塔·達夫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湄公河三角洲剪影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一點點在疼痛：寫給雅安的詩

■資中華

■季馬

在中國地圖上 輕撫雅安

今夜，我不能親身前往
只好在中國地圖上
越過四川盆地
爬上邛崃山
尋找雅安
雅安那麼小
我必須聚焦
眼睛裡的光
才能分辨出
縮小成一點的雅安
一點的雅安
左邊是甘孜
右邊是成都
涼山從南而來
阿壩佇北而立
民族的走廊
美譽古至今
今夜，卻抵不住蘆山
7.0級的震動
13千米的疼痛
讓雨城血淚飛
使天漏亂石滾
扼住了川西的咽喉
一點的雅安
一點點在破碎
一點點在疼痛
一點點在悲傷
一些人失生了
一些人失蹤了
一些人失聲了
活下來的遠比
逝去的更難安
熊貓國寶
也跑出茶馬古道
爬樹祈禱平安

祈禱風調雨順
今夜，雅安那麼小
北緯 30.1 度，東經 103.0 度
是它的辨別線
它們交織成
刺眼烙心的一點
這一點在經緯上
晃晃蕩蕩
晃蕩得我左眼潮濕
晃蕩得我右眼空蕩
今夜，我不能親身前往
只能在中國地圖上
用手輕撫雅安
輕撫雅安，不哭
哭泣癒合不了坍塌
輕撫雅安，堅強
陽光總會撫平創傷

2013. 4. 20 初稿 2013. 4. 23 定稿

■龍郁

女兒是志願者

等了許久的電話總算響了
“老爸，我在天泉，地震中心”
聲音中全是斷壁殘垣
伴著顫動的餘震……
難怪一直找不到她
這個丫頭片子
我就知道，哪裡有災情她就在那裡
她彷彿就是救苦的化身
其實，活得並不容易的她
也需要人去幫襯……

但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
她是在替詩人盡一份心力
我只能說：“你自己也小心點兒了”
其餘的話就不說了
留下來，作為這首詩的底氣

2013-4-21

生命的舞者

——寫給戴著假肢去救災的舞蹈老師廖智

題注——據報道：四川綿竹漢旺鎮的舞蹈老師廖智，5·12地震中，她失去了婆婆和女兒，失去了雙腿。但災難並沒有擊垮她，她戴著假肢依舊舞蹈。雅安地震後，她奔赴搶險救災一線，戴著假肢送糧、送衣、送發電機、搭帳篷……

你是真正的舞者
縱使山崩地裂
縱使失去雙腳
也不能阻止你生命的舞蹈

你是真正的強者
縱使天鵝湖夢碎
縱使被惡魔截斷紅舞鞋
也要堅定地舞起夢想舞起希望

你是美麗你是善良
你能體會無常中人們的痛苦與悲傷
你是堅強你是勇氣
你用行動鼓舞災區人們去自救自強

雅安人們會記住你
你戴著假肢去給他們送糧送衣
四肢健全的我們會記住你
你雖然無腳，但你有心

2013年4月23日

■路志寬

雅安，我疼痛的雨城

熊貓的故鄉
我疼痛的雨城
雅安 傷痕累累的你
此時正牽疼著國人的神經

當天災從天而降

當厄運迎面飛來
房倒了屋塌了
看 雅安人的脊樑堅挺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親親的同胞
不要害怕
十三億親人已經和你們心手相牽
不要悲傷
大災面前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雅安 我疼痛的雨城
滿目瘡痍 刺痛著每一個華人的神經
雅安 我堅強的弟兄
站直了別趴下你們個個都是鐵骨錚錚

雅安 別哭
我堅信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定會在將在這片廢墟上
浴火重生

■張炎

陣痛裡，花正開放

大地轉身，招魂般輕啼
瓦礫碎了，基石斜了
多少綠意被錯誤淘洗
一根律動的靜脈
卸載了城鎮的愛與悲愁

調色板僅剩灰色
凌亂的畫布起皺
歪歪斜斜的幾筆
划拉出顛倒迷亂的時空

所以生靈都在做圖景的轉注
熊貓爬上了枝頭，緊緊抱著
挖掘機推著亂石，河水撲通著
米粥就著榨菜，身子暖著

只有不進學堂的花兒
在四周綻放，動手
把瓦礫堆成一座塔

把帶著灰塵的紙
折成一艘艘船
在沒有波濤的空氣裡
正揚帆起航

注：雅安地震，雅安陣痛、四川陣痛、中國陣痛，但是孩子的微笑是疼痛中最為美麗的花朵，他們的綻放，是疼痛中最強大的力量。

■黑馬

雅安一夜

那些期盼的眼神
在夜晚，仍能讓人讀到迸裂的渴望
“缺水、缺糧、缺藥……”
在廣場邊上是相依而眠的母子
頭頂殘缺的星空

街燈照亮了
三輪車裡熟睡的孩子
街燈照亮了
躺在在路邊疲憊的消防官兵
街燈照亮了
在黑夜的廢墟旁尋找棲身之地的人
臨時搭建的帳篷裡
依偎著寧靜安詳的老夫妻
擰亮了一盞燈火
照見了回家下跪、淚流滿面的兒子

■阿桂

相信藍天

那一刻，曼舞
在空中的炊煙，被狠狠切穿
殘斷的身體扭曲著
再也尋不到自己的溯源

那一刻，四處
迸濺的瓦片，散發著血腥味

暗紅的拼圖已凌亂
再也拼不出完整的雅安

那一刻，血肉
迷糊的羽翼，擎起愛的空間
支撐的軀體已冰冷
再也觸不到熟悉的溫暖

撕心裂肺的哭喊
一次次扣緊著心弦
靈魂被淚水洗洗
再也見不到虛偽的笑顏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相信未來，相信藍天
殘垣廢墟壓不死萌生的信念

■萬春來

八歲的光芒

你只有八歲
卻用自己稚嫩的雙手
刨了兩個小時，救出年幼的妹妹
在餘震不斷的家門前
你用親情堅守著
一種信念，一種精神
血肉模糊的雙手
寫滿一個孩子的執著
寫滿大災面前的真愛

我可憐的孩子
我勇敢的孩子
我怎忍心在幸福的童年
讓你承受無情的苦痛
你，用一個孩子的舉動
抒寫了雅安人的剛強
在四月的雅安，你是一種精神
你自己年僅八歲的光芒
照亮了故鄉陰冷的天空

■張禮

雅安這地方

老傷口還沒有完全修復
新一輪的悲傷
又在雨中磅沓而來
一個叫雅安的地方
突然身體缺血
雅安蘆山難眠的疼痛
又灑在人們的心口
蟄疼了我的情感

從汶川，到玉樹，到雅安
一個個多麼動聽的名字
這些在廢墟上奔跑的旗幟
被一場倒春寒擊傷
生，阻止不了
死，同樣勢不可擋
雅安地震，抖動的大地
扭曲了清晨的陽光
通過網絡的神經
我們看到了哭乾的淚水
看到了倒塌的高牆
還有折斷的橋樑

如果我的手，能夠延伸千里
我要合攏大地的傷痕
合攏那些死不瞑目的眼睛
在蘆山新鮮的傷口裡
請不要驚動那些沉寂的亡靈
死亡的廢墟上
仍會迸發出生命的芽
讓我們伸出翅膀
一起飛往雅安
締造黑暗之後的曙光

◎一點點在疼痛：寫給雅安的詩

■毛翰

林昭蒙難45週年祭

題記：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林昭蒙難之後，頌聖是無恥的。以下的分行文字不是詩。

那一年暮春
林昭死了
林昭被殺死了
林昭被自己的祖國殺死了
祖國很窮
窮得殺死一位臣民
耗費一粒子彈
都要伸出一隻手來
向死者的親屬
索取五分錢的工本

這一招很有創意
這一招前無古人
古時候皇上賜死臣民
好像是不收錢的
那一壺鴆酒
一條白綾
或者，那一把鬼頭刀
都是免費的
既是賜死
當然不該收錢
古人的邏輯有條不紊

國家再窮
也不在乎這五分錢
五分錢
還不夠給國王買一支雪茄
或一塊紅燒肉
收五分錢意在攻心

攻心果然有效
林昭入獄父親即已絕望自殺
沒能聽到那淒厲的槍響
母親交了五分人民幣
就瘋了
瘋了的母親
與瘋狂的祖國
相互詛咒了七年
終於倒斃在東風浩蕩的
黃浦江濱

2013-4-29

■銀髮

死神就只好 唯我獨尊了

四海之內皆兄弟
為何洲際不公的財富分配
如此懸殊

想一想就知道諾貝爾獎
為何不設立公平獎了

公平
根本不是人世間的事
所以無分貴賤的
死神
就只好唯我獨尊了

燈火將被 按時熄滅

像已不復存在的祖先
像已沒有的昨日
像剛雨過天晴的雨

留戀與否
對你
並非末日的世界即將消失

都消失
包括前生與今世
天堂與地獄

燈火
將
被按時熄滅

2013年寄自北卡

■李雲楓

蜘蛛

那個人走時面孔漆黑
他關上門一言不發的消失了
他說去看電影，細長的女人仿如吸管
電影是在講述蟑螂和時間
還有藏青色的聲音，
還有鐵鏽，他指了指自己的臉頰
那個人是誰，我用了一個下午去
喚醒記憶
而記憶卻如破碎的絲網，糾纏不清
但我記得那部電影，名字叫做“蜘蛛”
好像與我有關，如同陳舊的日記
被粗暴且肆無忌憚的打開

磁盤清理

首先是名字
然後是性別 年齡 住址
然後是履歷 圖片和聲音
你可以看著他們消失，像精美的
油畫慢慢褪盡色彩
像一次謀殺
那些人變成一堆符號，雜亂陳列
然後就是空白，記憶一點點被擦除
但可以給你一個名字和家庭
和一點幸運的生活，在死寂中血腥猶存
但你不知道大腦中為什麼會產生
如此多的絕望
仿如上帝留下的一點殘缺代碼
使你在噩夢中頻頻驚醒，卻又茫然無措

2013年寄自北京

■李成恩

大唐芙蓉園

燈光抬起發白的臉
穿長袍的唐朝扶著穿漢服的小妹
天鵝修長的脖子一伸一縮
像是我第一次來到芙蓉園的模樣
內心裡的羞愧一伸一縮
我必須回避這一地發白的月光
我獨愛芙蓉園裡的動物緩緩轉過身體
對我吟唱古樂裡最憂傷的結尾
開頭部份眾聲齊鳴，我嚇得從椅子上
挺直了腰身，李白你要幹嘛
杜甫你也跟著他舉杯，向白雲表達
你的理想
我只是看客，懷著做書僮的羞愧
臉被燈光洗得發白，音樂擊打
我的下巴
再抬起來一些，芙蓉園架在半空
建築之美蓋過了長安的羞愧
我的羞愧置於大唐，盛世無羞愧
盛世開芙蓉，一層一層的衣袍
在燈火裡卷起來，從台上一直鋪到
我的腳下，我一抬步就能踩到大唐
傾瀉而下的發白的臉

長安雅集

我不能不說到長安
因為它散發出唐朝的氣味
在長安，我學會了踱步
從兵馬俑遺址，踱到曲江新區
我不能不說到曲江新區
因為它散發出大雁的氣味
我邀請你今夜與我私闖

■回慧

水缸裡的時間

畫一處相對潮濕的地址
寄去天井，桃源；世俗，紅粉知己
時間流入庭院的陶製水缸，時光
緩緩安定下來
隧道就是時間，穿越的秘密
就在於此
就在這個相對清晰的地址
時光要如此潮濕 濕到冰涼
風一吹，最好的時光
要卡在隧道的深淵，輕輕晃動

羞恥感

不要再讓我說話了，神靈
人所缺少的器質，就你所知道的
那麼一點點
是人會鄙視的一部分
能把聲音發出來的——
兒時就聽夠了的話
已排列在噩夢之中

2013年寄自北京

大雁塔下的地宮，裡面坐著母親
畫卷散發母親的頭發氣味
長安雅集，各懷風骨，都是您的兒子
我提筆寫下：長安在畫卷上奔跑，
是兒子
曲江在母親懷裡熟睡，是我

2013年寄自北京

■秋原

夢的系列

濕

別人的夢我不大清楚，我這輩子糊裡糊塗做的夢，想起來大部份和液體有關：如果用一個字形容，那就是：濕。

大車輪

孩提時有幾次感冒，總會夢見一個很大的車輪從屋頂輾下來。驚醒時胸前發熱，全身冒汗。小小的我似乎已經隱約感到生命的某種威迫。

食物

童年時家裡窮，我總會夢到吃東西：烤雞、燒鴨、芒果、冰淇淋……醒來時發覺自己流著口水，有點不情願醒過來。那時候似乎已經意識到生命中的一些缺口。

夢遺

少年時候，第一次在夢中和一個面目不清楚的女人性交。醒來後發現內褲有一灘濕濕，淺黃色的精液。心裡一陣羞窘，覺得生命中似乎有一些弄不清楚，身不由己的事。

天花板上

剛剛長大時碰上越戰，十萬個不願意當兵充炮灰。那時候總會夢見自己躲在幽黯的天花板上，縮成一團，聽到狗吠和警察敲門搜屋的聲音。結果被他們用手電筒逮到，把我帶走。我從夢中驚醒，發覺自己全身發抖，冒汗，還尿濕了褲子。覺得生命是如此心驚膽跳而且窩囊。

槍 砲

青年時候終於被迫當兵。有一次夢見自己被槍砲擊中，炸掉了手腳，血肉模糊。驚醒時原來天在下雨，打雷。我抱著槍，朦朦朧朧跪伏在一個壕穴裡，渾身上下全是泥水。生與死彷彿揉混在一起，已經沒有區別。

勞 改

成年時受共產黨統治。我總會夢見自己又躲在天花板上，結果又被逮到，被迫供；然後送到深山野嶺勞改去。驚醒過來，發覺全身冒著冷汗，原來是做夢，不是真的。心裡頭那股卑怯的人僥幸，確確實實是不能為外人道。

沉 船

後來終於死裡逃生逃到國外。可是總會夢見逃亡的情景：木船被浪打沉，我赤裸裸掉到海裡，伸手不見五指，家人都不見了，到處是喊救命的聲音。我驚恐地拼命掙扎，終於從夢中扎醒，渾身是濕透的冷汗。那種冷汗，應該是從靈魂的底流冒出來的。

流鼻血

在國外，有一次夢到從餐館下班回家，在一個拐彎突然被兩個彪形大漢迎面一拳，打得滿天星斗，一臉是血，幾乎暈過去。迷糊中覺得他們搶走我的錢包。心想：糟糕！好不容易才領了工資，準備要寄錢回老家。這下子沒了！我馬上不管死活地爬起來往前追，無奈搶匪早已逃之夭夭。醒來時，發覺自己真的在流鼻血。臉上、枕頭上濕成一片。奇怪，血不是在戰時已流光了嗎？

■林小東

一潭湖水

他把自己坐成
一潭湖水
等待明月
投入湖心

不靜止的風
總是撩起湖面
一層層
一層層
掙扎的漣漪

2013.02.09

老 伴

最近幾年，兒女長大了都到外地去，老伴也住進了老人院。我夢見老人院通知說老伴情況危急，趕緊過去。我開著那部一直咳嗽的老爺車，拼命踩油門，希望趕得及。想不到途中卻被一個看上去腦滿腸肥，洋洋得意，騎摩托車的警察攔下來。他說我超速要開罰單。我求他通融一下，因為要趕著看有可能是老伴的最後一面。警察堅持說違規就是違規，沒有什麼好說的，要說等出庭時向法官說。我心想平時有人出殯，還不是用錢請了警察騎摩托車開路，為何見垂死的人卻不能網開一面？我急的幾乎要向他磕頭求情，警察還是鐵面無私，不肯賣帳。我又急又氣又難過得想哭。從夢中醒過來，發覺臉上、唇上一片濕濡濡，還夾了一絲鹹味，原來是淚水。

2013. 4. 加利福尼亞

■ 秀陶

一個四月的早晨

她的名片上印著 D. D. S.。那本來是 Doctor of Dental Surgery 的意思。但正如同各行業都有自己同自己開玩笑的人一樣。牙醫們自己就說那是 Digging, Drilling & Screaming (連挖帶鑽帶嚎叫)

四月頭的早上天還是挺涼的，樓下長得高的枝條也還是光禿禿的黑色。我是她今天的第一個病人，當我想起這 DDS 的時候，她在我的口中已經大肆地 DDS 幾分鐘了，只是我一直強忍住還不曾 Scream 而已

躺椅沿著窗邊置放，她坐在我的右後方，每一躺下我當然都是閉起眼睛的。而我總是覺得她好像有好幾隻手似的。要不然我怎麼總是覺得我滿頭，滿臉，滿嘴都有她的手工作。而每次當她叫我起身嗽口時，我張眼仍只是看到她清清爽爽地仍是兩隻手，是的，兩隻

實際上這工夫絕不止於挖同鑽，比挖同鑽更教人椎心透骨難受的是她那招牌上沒有標明的磨。我一直都想看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刑具，可惜一直沒有機會。這個磨教人難受的地方就像是粉筆在黑板上，有時角度對了，或有時移動的速度對了所發出的那一聲尖叫能讓整個教室裡的師生全部牙齒發軟那樣的程度。最讓我奇怪的是，今天她加工的這三個牙中有兩顆在多年前就已經抽掉了神經的，不知為什麼磨呀磨地有時還會痛得我很想成全她而大大地 Scream 一番

也不知道她是怎樣發覺我的堅忍已經到了極點，居然：“馬上就好了，這是最後一顆。”而後也沒叫我嗽口，又繼續地沒完沒了地磨下去

每一瞥見她那盤子裡排列著的插著的掛著的那些發著森冷森冷寒光的那些十八般凶器，不需要它們行動，不需它們操作，只需要望它們一眼，滿口的牙齒都軟了。每一躺下，她的手勢也還算溫柔，但機器一響一切便全然地鐵面無私了起來

這之後的幾分鐘，一分鐘抵十分廿分那樣長。每次我以為她完了，但她一低頭仍然又鑽又挫地繼續起來

從躺椅起身時，寒意是一絲也無了，背上卻自覺出流了一身汗。這時但見她摘去口罩：“兩天後同一時間，來試假牙。”

■ 杰地

鹿 來

五月五日，星期日，早上十點
兩隻小鹿，興緻勃勃參觀了我西邊的菜園
她們讚賞那片蒜苗的長勢，又轉頭淺飲
周邊草尖上整齊的新綠

太多的驚擾在牆的那邊，牆這邊
走走停停，聞草嚼葉，與世無爭

五月，鶯飛草長，苗青勢旺
鹿兒來，無論是千里因緣，抑或是隨機事件
總之有一條曲線，有她們蹄印點點
連向那禾黃穗落，穀場麥邊

5-5-2013 寄自 St. Louis

■ 馬菊芳

月亮的村莊

村莊的傍晚，太陽總是很低
滿鍋的玉米。她扔一把餘輝就熟了
穿著或沒穿背心的街坊四鄰
話語比這玉米燙。屁股下
一根大木頭，牆根熱得融化了
等待秋忙

另一種光。手心中的一方帕子
四角的農田，果園，池塘
兜著紅磚房，羊呀，狗啊，雞的
打包後，指縫還會流出聲音
黑貓的眼睛都背在身上

趕在天亮前，簡單收割將會如願
可惜稠密的祈禱聲牽牽絆絆
迷失的靈魂前來月亮的村莊裡修行

2013 寄自天津

■ 嚴力

10月18日記事

2011年的這一天
我在北京的大街上
遇到了三十多年沒見的朋友
但他一下子認出了
已經蒼老的我
他喊口號般地喊著我的名字
七十年代的噪門一點都沒變
我真擔心他喊醒了文革

2011.10.18

弱勢的標準

你去過山峰
沒去過高端
去過物質
沒去過奢侈

你去過中文
沒去過外文
去過信仰
沒去過宗教

你去過房子
沒去過房產證
去過股票
沒去過盈利

你去過底層
沒去過上層
去過會議室
沒去過發言

你去過黨派
沒去過競選

■ 墨君

翠峰湖

——太平山紀行

不是翠玉不是窈窕不是凌波
是傳統中解不開的
謎

群山擁抱
白雲探看
解語的霧為它
裝扮

一襲輕紗讓你看見夢幻的臉
一條緞帶綁住你驚呼的眼睛
它是唐宋大河流失的一首
小詩

可遠觀不可近玩
嫁給山林
哺育一群自在的生命

天清地寬
歲月無塵
月光走過小徑
伴隨的是山水清音

2013年寄自台灣

後記：翠峰湖為全省最大的高山湖泊，海拔高一千八百四十公尺，湖區內的動物有台灣獼猴、大赤鼯、山羌、野豬、白鼻心、水鹿、長鬃山羊……等。

去過國家
沒去過政府

2012.11.

■ 孟芳竹

月下的蘆笛充滿回想

也許是為了懷念
也許是為了心臟被敲醒後
你頓悟白晝的日子
在嘀嗒的時間裡
誰會比心情走得更遠
光澤的瓷 水流一樣柔軟的身體
浣洗的蝶姿輾轉著寂寞和光陰

多麼迷離的夜啊 蘆笛之上的月
綴滿羽翼的星辰 千萬年飛翔
玉的容顏是遠古
淚的靈魂是疲憊
從一根白髮到枯萎的月色
我失聰的靈魂一再墮落

從月夜出發 在笛音中迷失
要經歷怎樣心碎的玫瑰和恩典
我看見歲月褪去時間的碎銀
聽見大雪落在聖歌上的蒼茫
那些奔湧而來的植物
永遠執著成想念的樣子

春天疾馳的花朵

窗外是一場陽光
每一朵花裡尖叫著的火焰
點燃低音的河流
此時 寒冷在我身體裡遠去
一點點躲進細小的心臟

春天 一次繁花似錦的出行
在冥想如風的意念裡舞蹈
在每一朵花踏起足尖時放聲歌唱

我的生命是在一枚草葉垂淚時開始的
來不及寫下花朵的名字
去看見他們最後閃爍的陰鬱

春天是一首歌謠裡的花朵
沒有言辭 哀愁將是我的黑夜
命運請不要將我放逐
淚水從腮邊流進秋天
又濺起滿天霜色

2013年寄自紐西蘭

■半瞧

忘 河

它是地圖無法標注的河
起源於傳說中的黃泉
流經天堂和地獄
它蜿蜒在人們心頭
失去記憶的河面
仍可複印上帝的倒影
也能下載乍現的佛光

不妨讓奈何橋畔的風景
少點鬼門關的肅殺
多些桃花源的悠然
東籬下從容采擷黃昏
看仙翁如何與時間對弈
笑閻王爺也在支招
一步臭棋

隨它走了八百年

瞧那變幻莫測的忘河
來時闊如大江
去時細若游絲
常以黑色幽默的方式
戲弄追名逐利的生命
它穿越陰陽

飄飄蕩蕩尾隨你
忽兒似懸於樑上的白綾
忽兒似搭在胸前的哈達

你解開昨天的死結
又鑽入明天的圈套
你在人鬼之間應酬
樂於為佛門、歌廳買單
直至皮囊朽臭
才無奈地趕赴忘河
享受最後一次洗浴
留下超重的遺願
等待托運

■雷默

斷 章

梅花盛開的時候
桃花在哪？

桃花盛開的時候
矢車菊在哪？

梅花堅守了冬天的貞操
矢車菊點燃了秋天的湛藍

搜狐、雅虎、新浪微博
每天的新聞和舊聞

2011.5 南京

雖是臆想虛設的渡口
比海關檢查更嚴厲
你什麼東西都帶不走！

真到那一天，
我只能就地取材
撈幾片月光做信箋
借星星當文字
寫一封家書告知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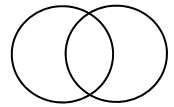
請帶上我睡過的那張搖籃
找到黎明將要停靠的碼頭
我會拚盡全力
把溺水的太陽推上岸
你們要讓這名轉世聖嬰
從襁褓中準時醒來
當它睜開憋紅的眼睛
即刻能恢復光明的記憶
也會想起每天該做的事情：
為迷津苦渡的蒼生舉燈引航
提供夢遊的燃料
縮短長夜的里程

■彭國全

題記：“兩個連心圓”是一道幾何數題，如果用以演算人生，則需付出畢生的愛。有的人半途算錯了，就放棄愛的求證。只有真正懂得愛的人，兩兩以心去印證到白頭，才能完滿地解釋了這道既普遍又壯麗的命題。

你我
從相識 到相知相親
靠攏在一起
成為生命最重要的一環

共同的語言
真摯的感情
熾烈的愛
如神曲的旋律迴環往復
環繞著你的心
如玫瑰的天香繚繞裊裊
環繞著我的心
環繞成兩個連心圓



兩個連心圓旋轉
成為你我人生漫長的軌道
讓你所經歷的苦難
都穿過我的圓心
我要釀造成醇醪慰解你
讓我所遇到的艱辛
都穿過你的圓心
你會化解成香蜜滋潤我

愛，總是忠貞不渝
維繫著你我
兩個心扣心的環
環環終生相扣
不離不棄，相依相偎
啊，好溫馨的一對環

從花月佳期求證到白頭
兩個連心圓 周長永遠相等
心心相印 疊合起來
將是最完美最圓滿的一個圓

*為三兒聰、新媳茵婚慶大喜而寫，兼祝福天下一切有情人皆成眷屬。

■杜風人

聖旨

千年的胡馬風沙 仍迴盪
唐宋玄關 而民國北方的關外
又飄蕩飄來一烏托邦烏雲
幽靈壓頂 令他抬不起頭來

只好師承潔癖石痴的米芾 拜石
而塵世的山石 皆聳聳肩
於是 他三步一叩拜
叩問歷史

卻發現 十三億骨折的頸椎
連脊椎中上古結繩纏繞遺下的
一線索古人心曲 也被扭曲
令歷史也要叩問蒼天

於是 他用罄所有受傷
動過手術的字眼兒 重新
擺設 企圖拚湊出哪一根脊椎骨
患了咬骨疽辨證的癌

在殘垣斷柱的遺帙中 扒掘
翻尋 那斷肢殘骸中淒絕悲情的
一截千秋風骨 駭然發現
逼視歷史廢墟的墓誌碑上
一卮祭酒

跪拜酌酒之後 他扒開墓穴
壁龕內 幸存一陪葬的聖旨

披卷斑駁破落的聖旨 剪貼
拚湊 竟然是一首晚唐絕句

從此 謫臣遺孤的他
浪跡天涯 一首詩
一杯酒 奉旨行事

時光機

起來 不願意做電子奴隸的靈魂
甯管他奶奶的什麼全球化
什麼 iphone 他媽的 ipad
每一個體戶站起來的生靈
都擁有一機關算盡形而下的機

沒有資本
全無利潤
甯計較什麼折舊率
甯錙銖什麼邊際效用
甯計量投入產出包裝設計
虛擬的數碼晶片狂飆的鏈

當你傾聽松濤清泉交響演奏
一曲潺潺悠悠的高山流水

你會驚艷的發現 原來
生命不是鏈 原來
生存的美學
是一部有血有肉有機的複印機

有始有終有情有義
自強不息永不停歇地複印一張張
原罪細胞幹的遺傳風騷
風雲飄蕩滄海漂浪
活蹦蹦天涯流亡的空白紙

春夏秋冬用四季時序的彩筆
渲染書寫鐘鼎山林各異志趣的
歷史社會生活愛情的悲喜劇

每一孤絕的腳本 演繹宇宙三才
灑彩撥墨的詞藻 創作的
有真情有荒謬有張力沒有結局的
淒美悲情的拷問

■遠方

松鼠

1、
胡亂啃上一口
好酸
這傢伙掉頭就走
漱口去了
好靚的一顆檸檬
歪斜在停車位的前方
等著
第二口
我忿忿不平

2/25/2012

2、
這是新的一輪空襲
我又遭遇全面的狂轟濫炸
就像當年在科索沃
或的黎波里戰場
兩隻松鼠高踞樹上
旁若無人
一邊津津有味
吃著松果一邊
興高采烈討論著
如何把最後的核彈
砸下來
我嚇了一跳
趕忙把車開走

2/27/2012

每一孤獨的空白紙上
有不同色彩的春秋考題
救世主沒有時間回答
每一個標準的答案
任由你自己去求索
去救贖

■向明

古早的詩

靜

牆根的小草也在打盹了
這滿屋流動如晨霧的悒鬱
竟沒有將破窗的沉默擠走

花的納悶如寒蟬
鐘是受苦刑的死囚
默默的嘆息懼將時間的幽靈喚醒

弓背、沉思、被摒棄於音樂的我
是游離於四度空間的渺小微塵
為追尋於一落足的駐點而苦悶

刊於 1955 年 10 月 7 日
《藍星詩周刊》69 期

淚

索源於同一峰脊的冰湖解凍了
而且泛濫著
冷冷地淹沒大平原上歸鄉的路

這是心之洋面上低潮的季節
太陽在苦笑，心低吟喪歌

潰亂了圍護湖的周遭密林
是溶解期冰層憤怒擴散的張力

刊於 1955 年 9 月 16 日
《藍星詩周刊》66 期

*以上兩詩距今已 58 年、未收入詩選、最近才由隱居烏來山區的詩人麥穗發現、因己字跡模糊、將之修整後重刊。

■冬夢

夜讀遠方友人的信

遠方友人來信告訴我
加州到處都是春花燦爛
令人看了心情愉快

信中隱隱留下
一陣陣花的
香氣

宵來的夜雨過後
今晨
信中的花香連同心情愉快
猶未散去

後誌：借自遠方友人信內的兩句：加州到處都是春花燦爛／令人看了心情愉快。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高岸

重 逢

時光打開一條縫
讓我重見你的面容
儘管眼角多了波浪的紋路
我在人群中一眼就認出你
紐約的陽光多明亮
打開所有街道的舞台
人們在咖啡店進進出出
彈指一揮間
你手上的茶杯換成咖啡
語調沉緩如變寬的河流
消逝了懸崖下的激流浪花

魔鬼的河床
日夜玩著光與影的魔術
時光在河道上分叉
你揮揮手
踏上一輛密封列車向遠方疾馳
星期一早晨
郵遞員騎著自行車從海底冒出
帶來裝著聲音的航空信封
聲音斷斷續續
掉了許多細節
你在那裡到底怎麼樣
那裡的朝陽有多圓
晚霞多醉人
地平線有無盡頭

那時 我是山上的一塊岩石
與黑夜裡無盡流浪的墓碑作伴
被山載著緩緩移動
習慣仰望夜空
研究流星劃破夜空的概率
你不再在黃昏夾著書本而來
帶來母親日漸老去的信息
我的樓房是中空
建在深淵上

踏在欄板上咚咚作響
我無法擺脫日益拉長的山坡的影子
夕陽的雞尾酒使神經如風中的野草
發狂
我思考大海
思考斷裂的懸崖
思考電子逃離磁場
像脫衣衫一樣脫掉自己的影子
扔在山上
我跨過了大海
跨過死亡的哲學
它像一枚釘子釘住一塊木板

登上另一個海岸的人
把影子拋在身後的大海
任由遠去的海浪去說昨天是一片
虛無
赤腳蹂躪每一寸陌生的泥土
走到每一線陽光照亮的地方
擁抱每一棵樹
敲開每一扇門
走進每一座新奇的房屋
然後他來到群山上
看山峰奔湧如海浪

今夜 燈火彙成河流
向南 流向我無法抵達的地方
兄弟 你是否在那燈火的盡頭

沒有音信的日子
你的越野車駛過了平原
在峽谷停留
你寄居某個洞穴
佔據一個哲學位置
野草掩伏
星星從夜空窺視
投下星光測量你的準確位置
我大腦的示波器跟蹤你的狀態
你的神經是一張破網
在太陽的暴曬和月光的漂洗下

陳舊不堪
大海退潮後神經的琴弦還在振動
留下浪花斑斑
灌木叢竄出一個黑影使你的神經長個
鹿角
山坡上一根荊棘扎中你的穴位
打通了經脈
一場車禍損傷一百個神經元
一些昨天的往事煙消雲散
清晨你對著太陽的銅鏡指著山那邊說
我從來沒去過那裡

你在太陽下爬山
嘆息自己成了十億零一塊西西弗巨石
爬上去就滾下來
太陽下山的腳步敲擊心臟的鼓
手裡抓不住一把陽光的金沙
你在山崖尋找草藥
清除身體的噪音
你是自我的修理工
星光下用錘子修理身體的門板
你的體溫還算正常
聲音接近正弦曲線
午夜時分出現尖脈衝
你從山洞冒出來
告訴我山上堆滿白骨
在叢林散佈迷霧
山上的岩石都是妖怪
對著月亮呼喊
山上的樹都是空心
風在裡面迴蕩
時間是風
風化骨頭的岩石

劃根火柴向你傳遞信號
穿過最後一盞燈火
我來到一座荒涼的山崗
山上的樹好像都是我的影子
從四面八方圍來
我是個戰士
揮刀和影子作戰

一直殺到高聳雲霄的懸崖峭壁
懸崖下響著大海的波濤
一勾殘月如億萬年前的精靈
從深淵升起
飄向對面的山峰
那座山是昨天
一隊燈火在懸崖上蜿蜒
像一支登山或下山的部隊
彷彿那是隔世
我已不能回去
跨過時間的深淵
我們在紐約的街道會合
穿過一間間店鋪
店鋪如無始無終的程序走不完
時代廣場 人潮洶湧如野草起伏
巨幅廣告從外星呼嘯而來
我們的影子被外星人掠走
出現在牆壁的大型屏幕上
人群推擠
我試圖抓住我那搖晃的影子
像要抓住自己的靈魂
它卻像一根蘆葦在波浪中流動
我乘上時光之梭
回到過去的時光
你站在岸邊對著波浪微笑
你在黃昏夾著書本而來
帶著竹子的氣息
我的樓房是中空
你的腳步踏在樓板上咚咚作響
此刻 城市像一艘軍艦在黃昏傾斜
我們的影子在人海中瞬間被呼聲淹沒

Sept. 02, 2012 初稿
2012年 Sept. 19 初改
2013年5月1日再改

湖南詩人作品集

■草樹

原名唐舉梁，1964年生，湖南邵東人，1985年畢業於湘潭大學，為湘潭大學《旋梯詩社》主要成員。著有詩集《生活素描》，《勺子塘》。

月食

你我之間，這場月食
耗盡了我的光也讓你自身
墜入無底的黑暗。
我們本應相互照亮，像太陽在夜間顯現
它剛烈熾熱的另一面：宇宙的
混沌中，一片荒漠
成了柔美恬靜的源泉。

像壓路機碾過一壟青翠
像一夜之間青蟲吞噬了葉脈間的美
靜靜的傾軋，
比那吱吱聲和唸唸聲更驚心的
是無聲：無人能見其狀：牙齒是無形的
無人能聞其聲：氣息憋住在喉嚨裡。

漸漸削弱的光，照耀著人世仰望的眼睛
冰凌反光。
沒有評判，只有沉溺——
像一群人在黑暗的房間屏息觀看
A片：熱烈的傾軋。
直至徹底的黑暗時刻爆發歡呼
滿地冰凌破碎。

安元鼎的救贖

把手伸給手就失去了手。
談話的時候他戴著寬檐帽，肅立在

制服裡。
他的手指密集但有縫隙
堵不住嘴巴。
給他但現在摘掉了他的帽子。
他的意志只是充滿了氣體。
撲撲。一輛輛封閉的汽車
碾碎了夜色。

鐵鏈的聲音
在鐵的耳朵裡回響。
沼澤裡，沒有洗刷可言。

■起倫

解文說字：愛

像深山古寺的春天，秘密不可言說
你堅持要我說出，於是
我的寂寞有了形狀，像地下河的流水
暗自洶湧，不可遏制

這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個字，寫在
紙上並不生動
且看她，因激動臉上洶出幸福的紅暈
他顫慄在路口，長久的期待，
手中的玫瑰
如星眼，寫滿醉意的朦朧

這個字經常被合攏，又被拆開
那對戀人多麼溫馨，他們走在路上
十指扣之美，美在緊緊握住
這個字的體溫
另有多少故事，從激情走向死亡
多少誓言從紅唇說出
又迅即消解在風中

在古時，這個字飽含一顆滾燙的心
儘管滾燙，卻穩穩地安放在心中
什麼時候起，那顆心消失得無影無蹤

做愛，現代人的一個詞彙
一種進行時，像是行動中的愛
難免讓人感到，愛是做出來的
只有做，才有愛；換句話說
做完了，愛也就沒有了。多麼悲哀！

但不能懷疑世上已無地老天荒的愛！
老人做著最後的減法
減去塵世、時間、肉身、生命……
只剩下眼裡最後一朵火苗，
堅持著、挺立著
還要照亮一小塊黑暗
就像這首詩，刪去詞、比喻、和
所有的詩句
只剩下孤立的，但更加彰顯更加
溫暖的一個標題！

■程一身

不安之詩

1 暈眩

暈眩。雨水增多一倍
遠方的你四隻眼睛
兩張嘴巴（形狀細長扁平
上下排列彼此臨近）
如坐在顛簸的車中
停不下來；母親，我離你太遠
不能握住你的手，縮減你暈眩的幅度
你的現狀就是我的晚景
你的暈眩促使我加速生活
加速使身體變形靈魂變質
命運的曲線已難更改
殘存的愛發酵成徒然的痛苦
此刻，超脫近乎殘酷

而我已聽不到內心的譴責
世人形同虛設，他們
不能引領我也無意把我挽留

4 不潔

清晨，一位婦女坐在橋上
從橋身兩側投下倒影
她的黑上衣被湖水淨化
遠處傳來的輕微震蕩聲
被湖水淨化

一個跳進湖裡的采蓮人
被湖水淨化
采蓮人走過的地方
湖面泛起黑色的污泥

我還圍著湖水漫步
行走在這不潔的塵世
這反復被使用過的塵世
渴望得到淨化

■吳昕孺

在時間的秘道裡

在時間的秘道裡，一雙漆黑的手
伸向我的光明。我柔弱而動蕩的
眸子，像一隻小獸被你捉住
並囚禁在你細密的掌紋。許多故事

拍馬趕來，爭奪你去做它的主人
而你甘於看守著夜晚，吮吸
月色裡因迷茫而顫抖的糖份
窗外，風從幼年倏忽長大成人

它拼命擠進愛情窄窄的冊頁，卻
不小心
吹落所有期待的星辰。天空空了
一只渴望水的杯子漂浮在水面
它在快要沉沒時，抵達我的夢境

而夢，竟是一道透明而堅實的玻璃
它們碰撞，發出“砰”的一聲
世界粉身碎骨，你依然完好如初

原野無邊

原野無邊。一隻羊與另一隻羊
相遇在星空背面的黑暗，聽到
達達的馬蹄，聽到兔子溜過草叢
的聲音，聽到萬物的喘息

彷彿一場虛擬的戰事，無數
優秀的漢字倒在我的詩裡
血流漂杵，慘烈的意境誘殺了
明月，讓她臉色蒼白，小心翼翼

我們無窮地追逐，理想、意義
還有一塊叫做道德的醃肉，早已
變質，但每張餐桌上都散發著它
奇怪的氣息。原野是一張巨大的

餐桌。我毫無食慾
我向你發誓，無論明月如何失色
我都會把它緊緊抱在懷裡

■歐陽白

菜園子

題記：菜園子的西側是我出生的地方，現在已經是京珠高速複線的路基，兩年後浩浩湯湯的車隊將晝夜不停地從那裡駛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已經沒有了今生的故鄉，謹以此詩獻給所有渴求安住的靈魂。

我目光所及的那個地方
紅紅的野果
顏色從淺到深地排列著
掛在濃綠的葉間
豎木條紮成的欄柵
微微傾斜地向內立著
細細的釘子吻著它們的交錯處

釘帽上染著黑色的鏽
那種歲月和雨水交互下的滄桑
欄柵上掛著
一條條布巾
紅的、藍的、黑的、灰的
和彩虹的顏色比要略略暗一點
卻更豐富
紫蘇沒有開花
它醬色的葉子沒有任何雜質
灰白的土
凝固的部份構成通道
鬆散的部份被廂成辣椒的領地
冬莧菜伸展著枝葉
她的頭上頂著一塊漂亮的塑料
靠近這塊土地的北端
是被水泥刷得堅固的田埂
田間上的雜草
毫無規律而蓬勃地生長著
而那後面是稻田
水稻在風中搖頭
田的上頭是靜靜的山塘
山塘後是那座
虎形的山
虎的左臂
是我父親的枕頭
他側身而臥
恆久地注視著這些野生的植物
家養的蔬菜
孤獨的菜園
和那風中搖曳的布條

■夢天嵐

原名譚偉雄，1970年生。曾為《大學時代》、《文學界》編輯。著有散文集《故鄉，或者異鄉》，短詩集《羞於說出》、《那鎮》及長詩《神秘園》等。現為《湖南詩人》編委會成員。

春天頌

你我並不陌生這恍若重現的時光
當她預告這個冰冷的世界回暖

山溝溝裡的水已開始湧動
夜的鐵皮棚正在裂開
那些往外冒著的熱氣 像霧藹
升起在牲口們凝思的眼神裡

之後 自高山之巔
驚雷如巨石滾動
西西弗斯得到片刻的喘息
荒誕形同時光和蠻力
隔開地獄的種種 卻仍與天堂無緣

之後 裹在蠶繭裡的月牙開始掙扎
開始抖動數不清的髮絲
輕輕地浣洗 牽動人類俯在井邊的身影
讓那個在門後窺視的孩子
看到她清瘦如昔的腰肢

之後 雨下得格外密
她的到來如同點點神跡
往事靜待霉變 歡情應如潮水
漲與落皆為江湖之事

之後 狗吠得有點勤
山谷並不急於回應
夜行人放慢腳步
不願與鬼魂結伴的神靈像在傾聽
似乎所有的耳朵都是如此
她赤著腳蹀 走上不遠處的田埂

之後 三葉草上的露水不斷地往下掉
被濡濕的大地不再僵硬
那些垂死的人也回來了
他們躺在破板車上 裹著厚厚的棉被
轆轤的合唱吱吱呀呀

之後 迎春花結伴攔在路邊
或者爬上 魚卵一樣堆砌的籬笆牆
戶外柳枝蕩漾
天邊的雲層已開啟它的灶膛
陽光的鐵水奔湧

之後 竹節草和馬齒莧變得忙碌
地老虎從它們爬過的地方探出頭來

陳年的草莖被拱動 穀殼脫落
軍綠色的嫩芽排成隊列緊跟其後

之後 夸父的大腳仍在追趕
他焦渴難耐卻不肯停下
下一個山坡 再下一個山坡
他將倒下 與她擦肩而過

之後 桃花盛開
人面也不過如此 開成桃林
看鳥群呼啦啦飛過頭頂
飛過山巒下鐵青的城鎮以及
廣場上的噴泉和雕飾 那更遠的地方
所有的仰望都被染紅染綠

之後 犁鏵於鳥鳴處得以駐足
爭吵有了共識 轉而為明媚所歌
她穿百褶裙 不再步履艱難
倒更像是返老還童

之後 蜜蜂為蜜所累
折翅於牆角
油菜花則久開不敗
人心暗藏卻得以綿延

之前 我游蕩在山之南
獨涉冰河無人問
如今我打馬過鬧市如過平川
惟有她 識我為故人

■郭密林

蓋 章

有一位臉比屁股還腫的
老女人
找我蓋公章
我找來
找去
找不到她的屁股
我反手一巴掌
崩脆的一個大紅印章

蓋在她鬆軟皮塌的
肚眼上

法官的煙

開庭之後
長得並不偉岸
換掉制服
仍然顯得精神筆挺的主審官
站在案明几淨的辦公室
窗前
已經很久了
終於
他忍不住
點燃一支戒了三年的
白霧裊繞的思緒
透明的窗外
偶爾一句墨黑而曖昧的
鳥
突然打亂了
他閉目養神的
視線……

■遠人

車廂內

他們坐在我的對面
沒刮鬍子的男人在削一個水果
他的妻子靠在他肩上，像是睡著了
孩子看著窗外，眼睛裡閃出驚訝

車窗外的風景越來越快
快得讓人抓不住一個細節
男人把水果遞給那孩子
孩子仍看著外面，外面是廣闊的空間

有一天他會走到那裡
當他的父親衰老，拿不動一把水果刀
那時他會覺得人世遼闊——而人世的
確遼闊，無人看見我被時光碾碎
的一生

陌生人

在有很多人的時刻裡
我會忘記自己，這似乎
是一種不幸，但它
始終連接我的生命

當夜深人靜，只有一個人
和我面對著面，這似乎
是另一種不幸，但我願意
傾聽著他，一個陌生的人

他教我希望、教我痛苦
他教我去走人世的歧途
教我信仰歧途裡的甜蜜與苦澀——
正是它們，把大地交叉捆綁

我驚訝他說得如此冷靜
直到疲倦讓他起身。當他步入
我的身體躺下，我終於發現
這第二個自我，永不離去

■鄧如如

無骨之人

星星掉進苦澀的酒杯
我看見無骨的人在眼前
漂浮
雖然他們都說自己很陽剛
上帝說，你一定要讀我寫的书
可是上帝，他們不聽
這個場合他們拒絕法律、程序
但他們的話都很哲學
即使上嘴唇和下嘴唇不一致
上帝，我已看不清眼前的人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他們
有一個你不喜歡的名字

水、遠方

飛行的石頭收攏了翅膀

在 水的一方凝固成
活躍的思想

水聲躍過岸
躍進長長的話廊
而雪，委屈成歲月的胎痕

遠行者，水聲
可以挽回你的步伐嗎

伊人已經消失
你在酒醉中融化成
另一個 遠方

■楊林

越 界

森林的迷宮，只是伸手的距離
卻耗費了一生的猶疑
門隨時為你開著，光苞在睫毛上綻放
當孤獨與孤獨相認
愛意盡是雲絮

每一處繁複的景緻，似曾相識
你忍不住，流淌酸澀的幸福
那吞咽的黑暗，在內心咀嚼的碎渣
在傾倒之後，也足以
讓你倒下，迷失於更輕的霧中

沒有永遠的艷麗只有永遠的腐爛
你在這指定的界限內
被打磨成人形，並被歡呼雕塑
穿越，你用靈魂取代身體
必須忘記時間的疼痛

反 覆

在接近冰點的懸疑中，你不願墜落
今年的雪，與去年不同
比自己更冷，更凝重

薄世，取走一夏又降臨一冬
從不讓你一直燦爛

葉子茂盛了，卻薄情寡意選擇飄零
天荒之時死去，地老之前復活
永遠，只是舌尖上的芭蕾
被回憶的美
影子與影子抱在一起

你的淚水在心裡結冰，與遠方陷落
隱忍。說出的話反向而行
把初始的心境再活一次
卻不願重複，在等待裡複制
命運獨自而去

■張吉夫

兩只鳥巢

勤奮的鳥，抬起朱張當年遺落的
兩只鞋，安放到，湘江的上空
抽取一把，冬天的肋骨
支起這個家族繁衍的，故事框架

老樹，是旁落的宮娥
常是話鋒一轉，說起這一窩家事
從這裡放飛的雛鳥
隻隻，是思想的先鋒
常常是無畏地
在城市噪雜的上空，飛行
以老練的姿態，和輕蔑的剪影
刺痛我們仰望天空的，發芽的眼睛
甚至於，不顧
街市的喧嘩與騷動
在藍天發表兩首，清亮的詩

淪 陷

冬已在濕潤的風裡，成建制地潰散
枯枝築就的巢，還在經營前朝的意象
雨還未來，野草還未復生

種子也還沒有下地
鳥，就在夕陽的銅鏡中
蹲守在稻草人的腋下，期待一頓晚餐

地，在騷動，耳鬢在喧鬧
舊年的許諾，還高掛在樹枝
別問，那個躬守的背影
是我守著夕陽，為你寫詩

你遠離出發之地的時候
請轉告，那一溜時光的馬隊
我，不是敵人，只是前朝的遺老
如果，我們的城池將要再次淪陷
不要觸及我
遺留在塵世的手指，念，以及舌尖

■李少君

春天裡的閑意思

雲給山頂戴了一頂白帽子
小徑與藤蔓相互纏繞，牽掛些花花草草
溪水自山崖濺落，又急吼吼地奔淌入海
春風啊，盡做一些無賴的事情
吹得野花香四處飄溢，又讓牛羊
和自駕的男男女女們在山間迷失……

這都只是一些閑意思
青山兀自不動，只管打坐入定

與子侄短信

你說起你在旅途中迷戀的一些畫面：
幽綠的湖面上生起薄霧
林子的深處似乎永遠藏著仙氣

我在紅塵忙碌的間隙回復我之嚮往：
落花傍故門，晚馬
於夕陽西下之際猶踏青苔

◎湖南詩人作品輯

■李斐

四月的地鐵

車廂內張貼 POETRY in MOTION
一遍又一遍細讀
字行間的外文
似懂非懂
近乎呶著半樽
不知年份不知牌子
的紅酒
似醉非醉
十分過癮
身在何處也不知
只道是四月 MONTH of POETRY

2013年4月3日

地鐵的曇花

地鐵在欲動未動的時刻
反方向的車卡緩緩進站
雙雙眼睛穿過車窗對望默默
她深藍眼瞳有如橢圓花蕾
眼角隱隱翹起綻開的展動
凝著呼息他意念
集結在頭頂中央
假借梵穴輪的力量
開墾一座無形的花壇
把生命中轉瞬而去
美好花枝移植而來

2013年4月14日紐約

地鐵的氣味

地鐵傳播屢屢勸告。
不要對流浪者和賣藝人。
在車上施捨和行善。
唯只有報紙和網路才說明。
嚴禁在車上用膳。
無人理會。警察都去了防恐。

■于中

默默在
爬格子的
蠹蟲
聽到春雷
在頭上響過
立即蠢蠢
似有所
動

鋤破了
紀錄
的道瓊
工業
紛紛大喊
今年的
股市
必定會
有所
收成

冬
眠
春
耕

3/5/13 寫於休士頓

那天他在唐人街上車。
一對長者像一雙鴨子。
空位撲進。兩個老外起立讓座。
老先生打開紙包食盒。
豎直筷子挑起一件蘿蔔糕。
老太太輕嚼細嚙韭菜餃子。
兩股氣味衝進他鼻腔。
直達腦門。胃酸在反筋斗。
解開背包。掏出墨鏡戴上。
裝做什麼也沒有看見。
默誦：“無眼耳鼻舌身意”。*
身伴女友在他耳朵輕輕說。
“親愛的。這星期不吃中菜好嗎”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釋迦牟尼傳給世間凡夫俗子，成佛的心法，技法是……

2013年4月27日紐約驚蟄

■陳銘華

十七清淨句

前言：“一切法都是無常法”

1. 法始於莊嚴的梳妝打扮
五官隨色彩幻變暗香浮動
是思無邪的清淨
2. 平仄磨合花影瘦
魂魄纏繞精氣濃
是蜂鳥勃起的清淨
3. 卸去一層又一層皮相
每一個毛孔迅即亢奮地
進入五蘊皆空的清淨
4. 透明了的軀殼
枝節雄長針葉雌密
是層層迭迭探看的清淨
5. 妙適藏於露滴
是蓮是牡丹是曼陀羅
是欲放未放的清淨
6. 頭顱留置豐沛水草中心
口舌放逐燥熱沙漠
是眾生同化五內俱焚的清淨
7. 呻吟光明閃亮
泣聲散入東風滿城
是處處聞啼鳥的清淨
8. 悠箭如狼奔豕突
如龜首伸縮如魚尾騰挪
如十指曼舞指指清淨
9. 逆轉的經絡起承轉合

晦澀的股肱左右飄忽
是上下見自在的清淨

10. 從起伏的背肌滲出
血紅的詩恣意
呈現以細縛的清淨
11. 蓮花橫越停滯的時間開落
瓣瓣緊密而徐徐放送
是般若創造的清淨
12. 金剛杵直透多重空間撞擊
丟甲棄盔方顯肉身猙獰
是方便創造的清淨
13. 龍華樹仍然高聳不已
雲翻覆雨滂沱
是峰巒枉斷腸的清淨
14. 痙攣的血脈縱橫交錯
過去難尋未來難知
只有現世恰恰頓悟的清淨

15. 玉山頹然坍塌
風雨如晦呼吸如寄
是潤物細無聲的清淨

16. 清氣飄昇業障沉淪
陰陽混沌回復一體
是涅槃的清淨

17. 法終於莊嚴的梳妝打扮
莫非朝露不必問去日苦多
乃自覺罌粟種籽萌芽的清淨

後記：“何以故一切法自性清淨，故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2013年2月28日

■李長空

進城的麻雀

窗外磚牆上偶爾停足的麻雀，比別的鳥兒樸素和善良。它們嘰嘰喳喳的土話淹沒在城市的喧囂裡。遠離莊稼和樹林它們被迫學會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如同在異鄉勞碌著的兄弟姐妹豎起風衣領子抵擋孤寂

它們每日飛來遁去，在城市的夾縫中覓食。天色漸漸暗下來，這些貧窮的鳥兒依然蹦來跳去，像散落的石子在混凝土鋪砌的地方失去羽毛的光澤

年復一年，它們還是老樣子，衣食飽暖就不忘放聲歌唱。它們從不刻意去考慮幸福的內涵，有時身上掉落兩根羽毛它們也只是短暫地沉寂便振作起來一對對瘦小的翅膀把我們眼中的憐憫撕碎

歲月如刀

好鋼用到刀刃上。誰以最鋒利的刀在生命的山路上披荊斬棘誰以最尖銳的劍，在心中雕刻純美世界

娘的教誨依然響在耳畔，如刀的歲月已擊潰那些曾經堅不可摧的東西手中的刀生鏽、變鈍，削不去浮生風塵

無所不能的利刃，已無法把回憶一點點地剔除當孤寂占據夢魘，那個在詩中反復寫到明天的孩子

眼神是否還如先前那般炯然？

2013年寄自廣州

■ 達文

我們睡不著的時候

我們睡不著的時候
就談天
盡挑些無關緊要的話題
語氣儘量放輕
有時候也會談到教堂
拱門 回廊
和形狀奇怪的鐘樓
直到鐘聲把我們重新喚醒

復活

有想像黑暗的權力
沒有遺忘深淵的時間表

彷彿用沉默捕捉聲音
劇本裏有青銅的表情

台上台下 傷痕時隱時現
光影列隊走向天涯

無法重複的是悲慟的細節
在每個人的宿命 滲透的程度

音樂的重逢

你明知我們失散經年
在各自的流離失所中
積累了太多的
語言

你卻用
一段鏗鏘的鋼琴
把寂寞
敲打得嚴嚴實實

虛偽的命運的主人
把我們無法申訴的委屈
壓抑成酒

■ 歐陽宜準

涅槃

我是一張周身
寫滿祝福的信箋
人們把我裝進
信封一樣的裹屍布裏
和著信封
投進郵筒
經過郵局
貼上了生卒年
蓋上了驗屍章的信
再經過天堂與地獄間
一條密道，也不知
寄向何方？

2013年寄自湖南

評論的遭遇

一個詩人
用筆尖解剖我

剔出我肖像的顏色
塗進廣場的霓虹中

拼亂了我的名字
任意呼叫
換來陌生的林嘯

把身軀折成積木
疊出一座四方城

卻裝不下我的靈魂
於是它只好
模仿天空的形狀

■ 沙蠟

月和母親

月總在夜裡穿針引線。它眯縫
著雙眼，像母親
用嘴捋直線頭，小心翼翼穿過樹枝。鶯嘯
蟲鳴。獸骨。這些細小的針孔含有我
童年幸福的磨牙聲

世界進入深眠，母親還在
用黑暗縫補生活的漏洞。月光陡峭，斜
搭在母親
瘦削的雙肩，在她身上掛滿七色的線

她抱緊這幸福的瞬間。最怕一根
針滑落濺出響聲，驚醒我
嘴角的笑容，睡夢中一生都流不盡的哈喇子*
在每一個苦難的黎明臨盆之前

*哈喇子，新疆土話，意為口水。

秋末

秋天把秋天凍怕了。天空
鐵陰著臉，大地
青紫得枯萎一片。候鳥早已
飛走。一撥，又一撥

冬在戈壁暗裡較勁。
百萬雪花不一定會來，冰卻在冬
必經的路上磨刀。她說
虛幻的暖、潔只能讓世界浮腫

冷呀。麻雀蜷縮在巢，流浪狗
的毛髮亂得像雜貨鋪，蛇把秋末當冬眠

冷嗎？路上行人稀薄，秋
鑽進貂皮裡取暖。一個劈材的七旬老漢卻
大汗淋漓，用赤膊備下御寒的冬衣

2013年寄自新疆

■俞昌雄

佈告欄

每過一段時間，佈告欄裡就會貼出
尋人啟事。那一張張
似曾相識的臉，已在人群中消失

現在，那些走丟的人
把世界視為近鄰，把隔夜的雨水
當作無法擦乾的淚滴

有一天，他們路過佈告欄
看見日益模糊的自己，風吹來
眼神裡的光就會偷偷散去

他們活在千萬次的呼喚聲中
這一回，終於得到認領
而空曠的大地上，有人還飛來飛去

三個場景

樹梢尖停著一隻麻雀
整個冬天，它好像都在那裡
雪沒來，它的翅膀也未曾張開

樹下常見一個孩童
玩著魔方，他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美好的生活將從哪一面開始

我在居室裡翻閱一本古書
第373頁，有人暗夜裡仗劍行俠
殺死一個妖怪，獲得一個美人

去看一座水庫

水庫在半山腰，很多人從那兒
看見了天堂。飛鳥和雲朵
結伴旅行，風是唯一的行李

我往水庫裡扔一枚石子
村婦在石頭屋裡想起當年的嫁妝

■林啟

知 觀

你在觀花
不知有人觀你及花
觀你者不知
我在觀他及他所觀
我不知是否
有人觀我及我所觀

然而我知
有無觀之觀者能觀
一切觀者及其所觀

世界夢界

我們的世界是否
另一世界一塵埃
這另一世界是否
更大世界一塵埃

我們的夢界是否
另一夢界中片斷
這另一夢界是否
更大夢界中片斷

至大至小
知大知小

2013年寄自米蘭

金銀沒有，而日頭沉甸甸

水庫邊上活著一棵幾十米高的
大樹，每年都有人爬上去
刻下溺水者的名字

我問村婦可否夢見天堂
她指著那座水庫說，我的男人
曾經去過，可現在他還住在水底

2013年寄自福州

■宗清

菊 花

我喜歡也經常嘗試著敘述
用長篇累牘的話語
是用描繪的手法亦或可能只是一種
遺忘的詞語
想像被打斷了的雨珠
會否害怕
寓言現世中的一粒塵埃
止住思想的一灘死寂池水
被反扣的佛手
那遮陽的草帽似也不修邊幅
搶奪去纏綿的漏斗
顯然你可以用任何的肉眼瞧見
敲打鍵盤上的字母形成的字元定格成過去式
我並打不打算去思考
因為想念你也是一種思考
叫人痛徹心扉
我撫摸著你想像著你已然定格
被一重又一重的鑲嵌進明式的線條中
然後你被賦予了你的使命
和那蹩腳的三隻足
或許那位匠人僅僅只是醉心於某某三足的物件
粗獷卻細膩的你
風是肯定吹不動你的
雨也不會打濕你或許經年的反覆
你會佈滿皺紋老去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外面的雨停了
或許根本就沒有下雨早上的天氣是焦躁的
彎彎曲曲彎彎曲曲的線纏繞
打結的心是分不清那世界的虛構
只是想念你
斷片的記憶早就不記得我想說些什麼
你也不需要理解我說些什麼
最後的結尾
每一個童話是沒有結尾的
條條框框的固定
輕揚的樂曲早就隨風而逝
飛向你的處所你的念想你的無力言語聲話

2013-3-5 南京

■輕鳴

投生米老鼠的 流行歌手

打著燦爛的月亮
溜進兒童冰場的歡快樂章
費神捕捉利刃勾勒的跳躍線條
白日喧囂的斑斕音色嘔心品嚐
毫無疑義毫無意義
Dolente 無調詠嘆

轉身動畫休眠

一隻希望

如同小灰兔，夢魘誕生
驚恐逃逸，驅車一路追趕
竟至血色經典邊緣發黃的空白
死活難棄，終成糾纏的情結
只好去做精神分析
巫婆薩滿那般，有慈大師念念
催眠清聲戲語，戲謔童年漂游
茫茫一片，神馬不見

霧罩的黑潭面臨
莫測深淺凶險
失靶的超級射手
空有硬弓強箭
荷爾蒙無序耗散
冷酷煽情深陷

六三，無妄之望
大望無望，64

註：《易經·第二十五卦》“六三：無妄之災，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謝振煜

一秒鐘電郵與思想

一秒鐘就走遍世界的電郵並不把世界縮短而把世界延長了只那一秒鐘
一秒鐘就走遍世界的思想並不把世界美化而把世界醜化了只那一秒鐘
如果沒有電郵思想可以喘一口氣
如果沒有思想電郵可以閒一下子
一秒鐘的電郵就一秒鐘的思想就…

2013年4月18 堤岸

真想和你同行

真想和你同行，不怕迷失
漫步光陰、狐狸穿梭的林間
去凝視白樺凝視的眼睛
去體驗弗羅斯特詩中透徹的清冷
歧路不停，任憑直覺的引領
可惜家務纏身……

真想和你同行，不畏艱辛
攀登野心重重的山巔——那天然的巴別塔
離天一寸二，不回首
挺身於崇高的驚怵，震顫在臨界的神秘
撫摸嫦娥的玉體，親吻太陽的光頭
只是遍體骨刺增生……

真想和你同行，不懼風險
駕鮮紅的雙桅帆，游故事海的奇幻
享受大白鯨原創的強暴
深入塞壬奪魂的歌喉
像奧德賽那樣詭計巧施，被荷馬運送回鄉
無奈暈船……

真的
真想和你同行！

■袁華韜

淡忘

將街角的回憶摻和在白髮間
將窗口的眺望刻畫在皺紋裡
是否還會記得
有個傻瓜用粉筆在黑板上
寫下詞不達意的詩句
被老師問是不是曬詩會
都可以忘記
就像空氣從不被人們留意

絕配

師傅說要找一生讀你的人
她懂你，她愛你
她為你喝彩，為你擔憂
為你生兒育女
她成全你生命
你成全她人生

2012-03-05 深圳

■夢娜

誰孤獨的 佇立
佇立在先秦番禺的蓬江邊
看滾動的紅塵
聽浪擊穿了滄海桑田
多少年過去了
這塊心靈的版圖
是否像火一樣燃燒
曾經的傳奇？

一滴雨的哭泣

江邊溢滿的粵語清甜
眼裏的峰巒
軋轆滾不出的長堤
傾城的騎樓
綠影蒼翠的山嶺
還有……一滴雨的哭泣
你若忘記，最好忘記
把等待，扔在風裏

2013年寄自荷蘭

■桑克

邊疆

聽不懂維吾爾語，
聽不懂木卡姆唱的是什麼，
彷彿置身無知的集市。

天的黑白與錶的指針，
相互鬥得你死我活。
我不是仲裁者而是受刑者，

我不是旅行者而是遊人。
舊新疆與新疆，
月全食與流星雨。

看起來沒頭沒尾的雪路
是有頭有尾的，
乾燥的雪為夢境鑲著銀邊兒。

考斯特與喀納斯。
天藍得彷彿舞臺的佈景，
太不真實了。

美食，圖瓦人與湖怪，
抓住的，看見的，大塊石頭。
狗比人更寧靜。

大片大片的泰加林，
沒有結冰的河水，
阿爾泰山多麼隨意。

沒有風多麼奇怪。
孤寂的狹長湖面，
烙著松針的細紋。

敏感的問題
表演自己的風俗以及
醉醺醺的冷。

空心的草杆，
喉管的低哼，
與不明真相的靈魂呼應。

■古松

夜之女

依然是燈紅酒綠的夜晚
忘掉傷痛
擁抱快樂
所有的恩恩怨怨早已升騰
都在鶯聲瀝瀝中反覆
凝固成一團無法稀釋的慾念
在你身上肆意地盤旋

酒精下的剪影東歪西倒
夢囈的語氣在炫耀
輕擁你時妖嬈的火焰毀掉
數十年的修行
一瞬間在妳裙裾下斷送
是你讓我身心不由自主
讓我在虛情中蒼涼老去

午夜的彌敦道依然憔悴光芒
空囊後再沒有鶯歌燕舞
妳的臉相千變萬化
緣份完了就得離開
路的盡頭還是寂寞連串
明天的日子叫我如何渡過

2013年寄自香港

大圖元的照相機，
記得住深刻的錶面，
記得住拴著防滑鏈的河灣？

風景傷害著人，
正如風景本身，
而人則內疚著黑暗。

不忍我的呼吸，
不忍我的口罩，我的交談，
而群峰肅立著審判……

2011.12.18.22:45 哈爾濱

■汗青

嬰兒自母體擠裂出來
把痛迫到死胡同
痛不欲生
生還
還生
生了出來

母親節慶生

偉大的脫胎
有剝肉挑筋換骨之痛
叫做母愛
跟著就是午夜循環場
遊離在醒睡之間
把另一半冷落在旁
抱著乳臭未乾
啼笑皆非
又呵又唱

未乾的乳臭發酵了母體的世界
母親在內裏陶醉
在方圓十尺含辛茹苦
直到嬰兒爬起
走上陽關大道
直到白髮
蒼蒼
茫茫
無頭緒
母親仍手手針線
遊子身上衣
牽掛在萬里外

今日節慶母親
卻電訊傳來
媽跌倒頭破急救住院
我除了寄錢致意空焦急
又何曾報得
三春暉於一二
念來數十載分離
天倫難得幾聚

母親年近九十
天涯
難得幾回
慶生
母親節
遙祝福壽東海

2013年5月11日多倫多

■謝勳

走入佛號， 在鹿野苑

從左邊切入
那流轉中的法輪
繞著達美克佛塔
我踱步
踩著入定的節奏

三輪過後
我俯首面壁
佛陀千年的記憶
隱隱浮現
在心頭
便遙遙想起
世間的
緣起又緣滅

我在遠方
留下的世界
漸行漸遠
一步跟著一步
我走入
鄰近僧院
飄來的佛號中
頓時，心中的重量
輕如羽毛

串聯的記憶

——從台灣到香港到印度

神秘東方的揭幕
在海上絲路發燒
古文明的命運
一株株
連根拔起

■小寒

我們的愛

輕如煙
風悄悄而起
迅即碎了 散了
我們的愛
如果有詩
會不會
更為牢實？

2013年寄自越南

從美麗之島
到東方之珠
到我們記憶中的天竺
鬱悶中，他們
曾經過著別人的日子

古文明之旅啟程
我坐在歷史的
高空上俯視
那一朵朵
綻開的隱痛

老舊的瘡疤底下
離散情結
仍然
仍然幽幽流淌
在隔代的血液裡

2013年加州

孩子們眼中的父親永遠皺著眉頭
“爸爸的湖深著呢，再大的風也
掀不起浪花。”

劍客睡覺不發出任何聲音
與劍的出擊一樣，乾淨俐落
從不把生活過得拖泥帶水

一滴柔弱的水
有時也會成為一把殺人的劍

世間有一種劍是無形的
比如一滴淚、一張紙、一聲冷笑
它能殺死有形之劍殺不死的對象
有形劍是一種低級兵器
一頭用血餵養的獸

沒有愛恨情仇的一頭冷血動物
它的最高目標是把世界變成一個超級戰場

只有悟透了生命是什麼的劍才是一把好劍
才是溫情脈脈的慈祥的劍
否則它僅僅是一塊鋒利的鐵

夜裏開窗

夜裏，湖裏的水悄悄上漲
不知想淹掉誰的心事
孩子打開窗
爸爸，他們往水裏抬什麼東西

夜裏別開窗，別眺望遠處群山
這會使一個人死得更遼闊
最好把心事倒在桌上，一粒粒數
然後又裝回去

一滴水孕含在水果內，像一個發育中的寶寶
水會長大，漲得水果滿臉通紅時
它就能下樹了，被各種各樣的手傳來傳去

夜裏，猛然推開窗
會看見許多不該看見的人間景象

2012年寄自福建

■林忠成

男人、劍客

■藍亭

撫河橋

一片片的草地，懶散的牛群，側臥、
躲在樹蔭下
一堆堆藝術家，吹著爵士樂
長號，低音號，以及薩克斯管，彼此舞蹈

密西西比的河水，讓我想起遠方
漫步在陽光的法國廣場
我想起一些事情，一些人

抬頭看看新奧爾良的天空，
幾個街頭畫家，彎腰將畫抬起掛上
公園的欄杆
好像不知疲倦的重複這個動作多年

如同我低頭吃草，抬頭看天，
罷工的罷工，玩政治的繼續玩轉人民
說到“人民”，不由歎一口氣

畢竟，看見的是少數的，從容也成了
一份奢侈
我開車經過德州的時候，

慢慢習慣不看天了，天上總是有雲
雲有雲的政治

一面湖水

是我們的過去，無法拾起
無法潔淨

那些日子再不會回來
靜靜夜裏，開車去到街道去到洶湧的人潮

孤獨的繁忙，是一位成熟的殺手
無聲分解我們肢體中的學說，
以及被遺忘的戰爭，摧毀著自己

還剩下什麼值得歎息，留戀？
是我們的過去，鎖住了單純
還是我們註定彼此

穿過一生的城鎮，遲鈍的執著著無語

一張白紙

從褲子口袋抽出一張被洗褪色的紙，
一層一層打開，什麼也沒有
也許曾經有過，在洗衣機裏被洗沒了

這多麼像那些多餘的年歲，
回頭想想，那些日子就是一張白紙
被揉過被折疊過的痕跡還在，僅此而已

誰知道摩西在放牧的曠野裏，
看見的是一團火，還是一團荊棘？

一切都是憐憫
我們總是微不足道

怒放

春天怒放一天天的夜裏，
我聽見，你一聲無聲的墜落

墜入另一未知的世界，
燦爛的花兒，繼續開著，嬌媚
那裏沒有恐懼

沒有遠離，從你幼小的身軀裏抽出來
一葉飄零，猶如龍之介的筆滑落

我的思念，深深埋葬

■仲彥

為人類獻身

我只想為歷史
傳宗接代
你不僅不幫我
相反，還阻礙我
為人類獻身

如果

如果我的自殺
可以解決一切
我願跳進你淚水的毒液
做一尾游動的匕首

如果我的想念，
喚不來你的名字
我只想跳進你的心海
做一塊疼痛呼吸的石頭

不想說話

永遠，只是通過一瞬的時間
滑過明天的黃昏

未來，做出種種表情
用詭異的秘密
低低地喚我

時間，是否真的很遠
命定的曲線
一寸寸地，虛度著光陰

眼淚，探索的感情和真理
天空，解答不出來

質感，只剩下一雙孤獨的眼睛
看著迷離的遙遠
不想說話

2013

■章治萍

雨城小輓

沒有預約，一場慘烈之戲
在猝不及防的早晨上演
隱在大地之下的主角
有咆哮有暴戾有殺戮力
卻並不露出他猙獰的真容

——這便是最糟糕的事情
雖然他經常光顧我們的舞臺
我們卻對他瞭解甚少
彷彿——他想來便來
想去便去。他全然不顧
我們的感受，漸漸滴落在
手心，攥暖沉重的雨泥

宿敵就這樣確定——
當他演到高潮的時候
許多人不得不拉下帷幄
我清醒地知道，雖然拒絕觀看
他的瘋狂，有人也不能輪回
雖然日子仍舊如此

悼姥姥

我沒有看到您最後的眼神
端祥滿額坎坷的漫長歲月急剎車
您沒有讓眼淚濡濕身後的太陽

我沒有看到您最後的摔落
拯救遍地枯葉的剎那疼痛
您沒有讓悼詞埋葬焚化的精神

我沒有看到您最後的笑容
飄灑貧窮世紀的雋永靈魂
您沒有讓偉大拋棄延續的平凡

■虔謙

今天的日記詩

不知為什麼
心裡充滿了憂傷
記起了這多年
像一個沒家的孤兒
到處流浪

第一次有了這種感覺
四裡茫茫我不知所措
為了和你見面
我已經
踏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還要多久，多久我才能
靠著彩虹的肩膀，像靠著
家的棟樑
想起了大衛的詩……主啊！
我把蒲公英放在你的手上

2012年11月10日

愛情是一種交易

愛情是一種交易
而我
已經一無所有
我漸行漸遠
帶著無色的詩
和乾涸了的守候

2012年3月31日

我沒有聽到您最後絕唱的芬芳
我只看到應該看到的
灘頭的生死輪回 或者走來

2013年4月寄自江蘇無錫

■奇角

泥土

有時候你是月亮
有時候你又是太陽
我們是黧的黑夜和白色的天空
我們是兩個光著身子的孩子
看著對方，看著自己
我們是兩個光著身子的男人和女人
撫摸對方，撫摸自己
有時候你是紅色的花朵
有時候你是綠葉
有時候你是一片雲彩
有時候你是泥土
從枝頭掉落像一朵雲從天空掉落
而我深深地埋在泥土

■依雯

念

妳來了在我酣睡
昔日相依
慢慢拚湊
一個完全不屬於妳的肖像
清空思緒
視而不見在逃避萬象
讓一地相思樹
掛滿憂傷
一瓣瓣凋謝

清香燭光下
是妳第二年忌辰
樹葉綠了又黃
可怕的思念還活著
可怕的想念紛擾著
深秋的落葉
痛的痕跡
獨上樓台看夕陽
嫣紅了半空

2013年5月

■蔡可風

崛起的代價

撥開歐美人經歷過的工業革命風煙
找出一張一張被棄置的衣砵真傳
時間剝落了的色彩和紙樣
翻版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和鍵
用一個又一個鄉村去蓋新城市
用水泥洋沙石的森林改造良田

地北天南的荒原 曾經
貢獻出綠林和芳草的肥鮮
淘盡了稀土的高山流水
遺下了整片的污染之源
用崛起的聲浪扶持著
節節升提並駕的高樓連連
只要無限地向上伸展 便能避免從
低空地表升騰而來的 污穢和熬煎
那深通奧秘的紅三代富二代們
不再為先輩的紅色江山作打算
拋開了 永久再承傳 寧可把
浮財億萬夾帶著 換成一個富國國籍
去回饋給 歐美的先哲先賢
遺留給 有自己血統的子子孫孫

天安門城樓上那個偉大的理念 他要
一望無際都是黑煙的心願 今日
望長城內外 唯餘莽莽 沙塵暴連天
治理黃河 斷流幾度 頓失滔滔
數風流人物 千古以來 誰可比肩
他的主義和思想的遠景 就在眼前

2013年於紐約

■陳葆珍

悼馬丁

——悼念在波士頓爆炸中的8歲罹難者

這萬人關注的
最後衝刺
誰會料到
你爸爸成功的終點
竟是你
生命的終點
你歡呼爸爸到了
可你卻永遠走了
馬丁啊
你是不是當年
馬拉松鎮的傳令兵
在報告勝利的瞬間
倒在為自由而戰的土地
啊！這打響美國獨立戰爭
第一槍的
波士頓的大地

2013年4月18日

■王婉娜

還在等嗎？

渡過春江秋水
仍然一人自己
月夜下
想起多少
忘了多少
眸光星閃星閃
許諾雙影漣漪
鏡宮迴轉人間浪漫
奈何鏡花水月
潮來潮去碎滿一掌
往事波浪稜彩
有相虛無萬花筒
何必把酒問千重洋
終歸只是塵埃飄飄
沒有珍珠的
紫貝殼童話故事

2013年加州

■浮萍

我欲

我欲乘風飄去
傲翔九霄
卻怕迷失方向
難進天堂

我欲遁足青山
隱居避世
卻怕豺狼虎豹
任其魚肉

我欲龍潛深海
如魚得水
卻怕怒浪洶濤
沒頂龍宮

還是回歸塵世
拼搏一生
飽嘗甜酸苦辣
樂在其中

■故人

放風箏的季節

風箏開始出現
在傍晚的天際
與起伏的思緒齊齊飄蕩
放風箏的手
不再是少年十五的你
想風箏的心
是邁向六秩的老氣橫秋
然而，風箏總是不老
逍遙自在
恣意耍弄著落霞餘暉

2013年寄自越南

■ 趙明

巴黎剪影

(一) 羅浮宮畫像下默立用 手機傳短信的金髮少女

從童話中飄出
還是
準備溶入中古的斑斕
時光在妳鍵盤裡
錯位移植
我久經荒蕪的心隙
左前方
蒙娜麗莎不斷
冷笑
而
妳的專注
再度把我塑成
另一個
不解風情的
鐵塔

(二) 聖母教堂

遠遠的
我仰視妳
走近前來
我結結巴巴讀妳
臉上
一條條歲月的軌跡

低著頭我走進去
昂著頭我走出來

身後妳還是妳
而我前邊已是另一個
瘦長的
影子

(三) 凱旋門斷想

從下面看

很高
磅礴氣勢
精美浮雕
拿破崙的不可一世
在後代心裡醞釀出
褒貶不一

從上面看
默立一隅
那靜靜的
不愛理人的
戰士之墓
很小
連名字也沒有
卻被人人
接受

(四) 塞納河岸情侶

游船把整個陌生的下午
靜靜拖成
油畫的黃昏
煩躁隨即被趕出現實
我明明看到樹
在點頭
夕陽在水裡微笑
隨風飄來
聽不懂的情話
把這個傻瓜相機
填成滿滿一顆
盪漾的心

(五) 不解風情的鐵塔

一個又高又傻的
愣漢
眼睜睜讓一團團疑惑
或射入氣層
或緊緊扣住你的關節
偶爾掉落腳下
便是撒滿一地的
閃光燈

■ 蔡忠

今晚，落花已流水
倦鳥翻愁
我來自遠方那寒寒冷冷的
冬

一種無奈的獨白

你選擇狠心
拋下滿庭寂寥
牽走溫馨
嘗不盡的悵然
只好塞滿心中
任他黴爛
凝望著你那顆溫柔似水的眼睛
離去
是一種無奈的獨白

餐後剩下的每碟
絲絲希望
已膩成了
很不營養的笑靨

幾經竭力
也曾翻新
為何總拯救不回明天的
亮
度

2013年寄自越南

(六) 赴日內瓦火車站月台

靜靜地來
難道就默默地走
拉得很長的心情栓不住月台時鐘
在分秒的百般催促下
只好硬爆一句
華語 Zai - Jian -
擠入塞得滿滿的外語世界
在汽笛聲的掩護下
收起傷感
留住歡愉
不帶走一點塵埃

2013年5月

作了母親的灰姑娘

食指的紫葡萄已經被他自己收穫成甜香的南瓜。灰姑娘也早已嫁給王子，榮升皇后，整天在廚房洗洗刷刷。可園子裡還是雜草叢生，無名的野花兒肆意嬉笑園丁的無能。無名是說我不確定它們的名字，而在植物誌上野花兒野草有自己的名字，有的還不只一個，還有不止一種的藥用好處。比如，野生車前，多年草本，長卵形厚厚的綠葉伏地而生，非常皮實，在院子裡鏟也鏟不盡，道邊，磚縫裡，菜園壟間，花間小徑，好像手越扯，腳越踩，車越碾，它長得越歡，人走到那兒，車前就跟到那兒。中文名字很形象而且有動感，嗨，它老跑得比你的車快。黃綠色穗狀小花不起眼，結的籽就是車前子，葉和籽均入中藥，內服有利尿止瀉的作用。英文有很多名字，其中之一是 Waybread，“路邊的闊葉”，再有就是 the Mother of Worts，“百草之母”。西方人幾個世紀以來用它搗碎的葉子外敷，有止血收斂，抗炎防感染的效果。由此想到拄著雙拐，多產的蘇州詩畫家車前子，想到“蒸不爛、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的元代三等公民大都詩人關漢卿。想到食指的新詩集。想到作了母親的灰姑娘繼續在廚房洗洗刷刷。

“紅莓花兒開”

“紅莓花兒開”，是小時候聽媽媽唱過的俄國愛情歌曲，文革中青少年少女手抄本上的禁歌。可始終沒搞清，那紅莓是種什麼果子。楊梅，草莓，也是紅的。後來到了北美見到超市上昂貴的 raspberry（覆盆子？），空心兒的，指頭尖大小，表面有半透明顆粒的，半球形的莓子，紅得可愛，吃起來又酸又甜，覺得更像被詠唱的红莓。搬到美國西部，院子裡外，林邊山坡上才認識了野生的紅莓，一蓬蓬生滿倒刺的健壯的青色枝條在陽光下閃著白亮，彷彿是一把把利劍插在地上，草綠的碎葉背面和枝條一樣也是白僕僕的。要摘莓子可不容易，全心全意還要小心翼翼，不然弄得血肉模糊比得上紅莓殷紅的汁液。看來選紅莓比喻情愛，有植物學的根據。野鳥高高在上看著人的笨樣，耐心地等人離去。

簡·在格爾 (Gene Zeiger) 散文詩 2 首

◎秀陶 譯

洞

今天我熨平了一條羊毛圍巾。那是加爾各達的一個女人花了六個月繡出來的。她賣得很便宜，因為買主，我的前夫，在圍巾的一頭找出了三個遭蟲咬穿的洞。要是我就不會同那個女人討價還價，我也不會因為幾個小洞而少付她一分錢。

頭巾上的洞也就是沙網上讓蒼蠅飛進來的洞。也就是這世界上讓人進進出出，讓兔子還有蛇進出的洞。那洞也是山石間的空隙，給羊隻或者這個世界，開始時還怯怯地後來就愈來愈大膽地逃走的洞。

那洞也是盡人皆知的針眼。牙齒間裂開的縫；讓死人戴著帽穿著舊大衣，並一邊重重地踏著腳好踢鬆塵土而回來的洞。

補它，填上它，糊平它，打濕它，縫上它，用母音或者子音或者整整一本字典來塞上它。什麼都不管用，怎麼辦呢？洞就在這兒，你怎能施施然地進入那樣小的空間，而活得又泰然自若呢？

風

晨間的路上，風將落葉成堆地吹著。令我想起四處亂竄的甲蟲，或者老鼠——竄過自楓樹吹落的糖漿鐵罐，竄過桿莖砍光了的玉米田邊。

事情有點不對，形象或主意得調整一番，因為羅麗就要死了。她要我“記住風中的我。”我當然會。她纖細的身子，雙眼在骨架上燃燒。

風吹斷了電線及電話線，我現在只有自己同自己講話了——這個世界是怎麼了？當我從大窗口外望時，我想：這不就是你喜歡的安靜麼？

伊莉莎白·畢曉普

(Elizabeth Bishop)

動物詩

◎木也

巨蟾 Big Toad

我太大了。實在是太大了。可憐我吧。
我的眼睛鼓起而脹痛，儘管如此，
它們是我的一種美麗。

它們見過許多風景，天上的和地下的。
然而，這裏並沒有什麼可看的。
雨停了。薄霧在我的肌膚上
凝結成小水珠。水珠滑過我的後背，
下翻的嘴角，
還有兩側的身體，又從腹部下垂落。
也許，在我斑駁的皺褶上的小水珠，
看上去很美麗，
就像露珠在一片腐葉上閃著銀光？
它們徹底地洗淨我。此刻，我能察
覺色彩的變化，
我顫抖起來，變換著膚色。

現在我要走下那懸崖峭壁。慢點。
起跳。
再來一次，第三次，我不作聲。那
實在是太遠了。我
站起來。灰色的地衣，在我的前蹠趾
下起伏不平。
趴下。轉過身，這樣安全些了。在
蝸牛經過前
不要喘氣。可我們總在同樣的天氣
旅行。

吞下空氣，還有滿口的冷霧。叫吧，
就一聲。聽，它是怎樣在岩石上迴
蕩！我敲響了
多麼深沉而聖潔的鐘聲！

我渴望活著，我渴望呼吸。有一次，

幾個淘氣的孩子
把我撿起來，還有我的兩個兄弟。
他們在我們的嘴裏
放上點燃的煙，然後把我們放到別
的地方。我們只能
吸著，直到燒盡。我想那是我的死
期。就在我全身冒煙，
鬆塌塌的嘴火燒火燎，整個肚子又
熱又乾的時候，他們
放我們走了。我病了好幾天。

我有像拳擊手那樣寬闊的肩膀。這
不是肌肉，
它們色澤幽暗，是我的毒藥囊，
我帶著很少用過的毒液，這是我的
負擔，也是
我的重任。毒液的巨翅在我的後背
收起。當心，
我是偽裝的天使；我有邪惡的翅膀，
但不致命。
如果我想的話，藍黑色的毒液將噴
射出來，
危及一切。藍黑的煙霧在空中升起。
當心，你這輕浮的螃蟹。

迷路的螃蟹 Strayed Crab

這不是我的家。我怎麼離開大海那
麼遠？它一定
在那條路上的某個地方。

我的膚色是田特葡萄酒的顏色，強
有力的
右鉗裹裝著橘黃。瞧，這下瞧見了；
我揮動它，就像揮舞
一面旗幟。我小巧而優雅，精準地
揮動，
對這些黃色的小鉗子，我使起來可
真是得心應手。我信奉
間接迂回的方式，說到內心，我更

是深藏不露。

在這陌生而光滑的表面上，我弄出太多
響動。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要是再
想想法子，
更留心一點兒，回到我的老巢是沒
有問題的。所有經過的，
當心我的右鉗！這個地方糟透了。
雨停了，
地上濕漉漉的，可這還不足以讓我
滿意。

我的視力可好了，雖然很小；我的
殼堅硬又密實。
在我的水池裏有許多灰色的小魚。
我可以立刻把它們
識穿，除了它們呆呆的大眼睛，對
著我拼命轉動。它們
並不容易捕獲。而我，迅速地把它
們攬入懷中，
接著一口幹掉。

那個軟綿綿的大怪物是什麼東西？
像是泛黃沉悶的雲朵，
暖烘烘的。它這是在幹什麼？竟敢
拍我的後背。滾開！看爪！瞧，
我把它嚇跑了。它坐下來，假裝什
麼事兒也沒發生。
我會避開它的。它還裝沒看見我。讓開
你這個大怪物。我坐擁一座水池，
水池裏有無數的小魚，
還有一些飛蟲掠過水面，聞起來像
是爛蘋果。

振作點吧，悲傷的蝸牛。我輕輕地
敲打你的殼，給你打打氣，
你可能這輩子都不會知道。

而你呢，生悶氣的蟾蜍，我不想和
你扯上什麼關係。
想想，你比我大了至少四倍，卻這

麼不堪一擊……我
可以用我的鉗子剖開你的肚皮。你
瞪著眼珠子，鼓脹著，
活像水池邊的看門狗，還發出低沉
洪亮的吠叫。我
不關心這種瑣事。我所讚美的是簡
潔，輕盈
和敏捷。它們在這散漫的世界如此
珍貴。

巨大的蝸牛 Giant Snail

雨停了。瀑布就這樣整夜
轟鳴。我出來走走，找點吃的。我
的身體——腳，
那可是——濕冷，粘滿粗糲的沙礫
，足足
有餐盤那麼大。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
就是那塊石頭，可等我走到那兒，
沒準天都亮了。

儘管我像幽靈一樣挪動，裙擺幾乎擦到
地面，我好重啊，好重啊，好重啊
。我這潔白的肉身
早就累壞了。我給人的印象是出奇
的悠閒，
可我用了最大的努力才爬過那些
最小的石子和樹枝。我可不能為粗
糙的葉刃
分心。別碰它們。退回來。
三十六計，走為上。

雨停了。瀑布轟隆隆響著！（我要是
掉下去了可怎麼辦？）遍佈黑石頭
的山巒
雲霧繚繞。閃亮的溪流從山邊垂下來。
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我們有一個說
法：蝸牛神
匆匆降臨了。我壓根兒不想爬下峭壁
更別提爬上去了。

蟾蜍跟我一樣，個頭很大。他用眼
神向我
示愛。我們的塊頭可把鄰居嚇壞了。
歇會兒，放鬆點。我無精打采地癱
在地上，身體就像
一片蒼白的腐葉。是誰在敲我的殼？
沒有人。繼續走吧。

我的殼離開地面，像起伏的波浪挪動著
從前往後看，一隻船拖著白色的浪
花，或是慢慢
融化的浮冰。我很冷，很冷，冷得
像冰塊。我魯莽的
白色大腦袋，活像克裏特公牛駭人
的頭顱；我的四個角退化了，
沒法打了。現在我的嘴就是我的手，
壓著大地，用力吸吮。啊，我知道
自己有
美麗的殼，高高聳起，釉彩般發
亮。我很清楚，
儘管看不見它。它卷起的白邊兒是
最精緻的
瑣瑣，像絲綢一樣柔滑，而我呢，
我讓它充實，變得完美。

我這條寬寬的拖痕閃閃發光，現在
逐漸黯淡下去。我知道自己
留下了一條好看的乳白色飄帶：我
再清楚不過了。

可是天啊！我太大了。我就知道。
可憐我吧。

要是能爬到那塊石頭，我就鑽進某
個裂縫裏
度過一個夜晚。下方的瀑布會整夜
搖晃我的殼和身體。在這恒久的拍
打聲中，
我安靜下來。整個夜晚，我就像是一
隻沉睡的耳朵。

大地自有擔當

——〈三月有霧〉把期
冀交給泥土

◎王傳利

三月有霧 達文

是我登天的屏障
我窮盡一生的遐想
被徹底冷卻

並且加重
陰鬱心情的份量
把我壓進土裡

再封閉地面
用泥濘和潮濕

以致我被熏化
成為春筍

九三年三月

一首僅十一行的小詩或許是被不經意
地拆解成五個段落，以致疏密的分割不
合規範：一行是一節，兩個三行分出兩
節，接下來的最後兩節各由兩行組成。
正式讀〈三月有霧〉之前，我只是大致
掃了一眼這首短詩，能夠感覺得出來，
詩作者似乎並不在意這些外在的形象是
否規整，也可以說作者沒有刻意地去追
求段落的整飭。那麼，在這樣一首又短
，且段落的劃分又沒有章法的詩裡，怎
樣才能讓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強烈地感受
它的存在而不能忽視它？我是帶著這樣
的疑問開始閱讀〈三月有霧〉的。〈三
月有霧〉給我最初的感受是：從半空，
或者乾脆說作者原本就沒有升空，而是
從意識裡虛幻的高處回到現實的地上，
以致我們在閱讀到它的時候還能品味到
尚且存留在詩的骨子裡的那麼一點點
的不甘，那麼一點點的不夠情願，可是，
作者畢竟已經回到現實的地面，儘管是
被迫的和不得已的，他是在泥土裡並且
是借助泥土把“窮盡一生的遐想”孕育
成“春筍”，作者也終於在靈魂深處完

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接受它——生活中的諸多無奈。

三月，在春城是無處不飛花的時節；在北方時值融冰雪化春水的季候。作者選擇三月作為詩作的開端，自有其中的道理。詩作直接把“霧”拉近三月是想告訴讀者，春暖花開，萬物萌生，“我”卻登天不能，因為“有霧”。這“霧”遮擋的不僅僅是視線，使置身在霧中的人頓失方向感。更為嚴重的是，這霧竟成了“登天的屏障”。這“天”曾經被作者看作是至高無上的追求，是“窮盡一生的遐想”，此刻竟被霧屏蔽，“被徹底冷卻”，使其有志不能伸。作者有意營造出這樣一種令人鬱結的氛圍，不僅是描述了一種被籠罩的揮之不去的“景象”，而且令讀者跟著作者一起感受他心中那片沉重陰霾的迫壓。每個人都渴望自己面前有一片開闊的天空，都渴望事事順遂，盡如人願。由於現實生活中“霧”的存在，身邊那些看得見的看不見的羈絆並不顧及人的心願。如果是一時一事也就罷了，令人窒息的是“窮盡一生的遐想”都葬送在“霧”的面前。當生活的感受幻化成詩行的時候，“霧”也就有了有分量感。作者的感受是對的，“霧”本來是視覺可見的自然現象，在詩裡“霧”甚至有了可觸摸的質感。在僅有十一行的短詩裡，空間略顯侷促，時間略顯短促，換言之就是容不得作者拖沓，所以，想要淋漓盡致地寫景和抒情就完全沒有可能。於是，作者把一個非常具體的累計多年的生活感受變成非常不具體的但是又非常形象的表達。就這樣，作者由生活的積累開始，到進入詩的創作過程，再到一首詩的完成，作者給讀者提供的是只能讓你感受得到而觸摸不到，是以虛對虛。接下來，作者幾乎是從天上到地上，完成了最大化的反轉，是以一氣呵成之勢，加快了詩的收官速度，以致讀者都能感受到那種“墜落”的速度。作者把霧寫成“加重抑鬱心情的分量”，一直被“壓進土裡”，“在封閉地面”，“用泥濘和潮濕”，“以致我被熏化成為春筍”。一路寫下來，在快節奏中夾著沉重，讀者分明能夠看出，即便是遐想被熏成

“春筍”，沒出路卻有了結果，一路走來都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為之。曾幾何時，登天的“遐想”一經墜落，便在泥土裡長成了“春筍”，用作者的話說是“被熏化成”的，這“霧”也跟著進了泥土。這“霧”是不能排遣的，是揮之不去的，是伴隨性的，即便是到了泥土裡，它也存在。卻原來，這是生活的常態而已。因為生活原本如此。本來，作者已經分明地寫道“再封閉地面”，“用泥濘和潮濕”，這是植物生長需要的環境，可是，作者並不是在寫植物的種植過程。在作者的筆下，不僅美好的“遐想”不能成為實現，“我”自己也變得面目全非，不是蛻變成“春筍”，而是被“熏化”成“春筍”。就這樣，一首短詩，也才富有了令人回味的詩意。

人們都喜歡說“磨難是財富”這樣一句經典的句子。其實，這話不完全正確。因為，磨難對某些人來說其實是災難。磨難就像是火，火可以把真金燒煉出應有的純度。對於草木而言，最後只能被焚燒成灰燼。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民族，磨難只有被藝術化了，只有從一己的體認升華到社會普遍的認同，才能使其價值得到更大範圍更多層面的關照，就如同小乘佛教是度己，大乘佛教先度己，再度他人。為其如此，也才有了藝術的價值有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價值。

作者在寫這首詩的時候，足見其為人行事的率性，比如再回到這篇文章開頭講到的分行問題，可以說是純任思緒自然表述，形式也只是捨爾求其次的表達方式而已，雖然它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恰如鄭板橋的書法，是亂石鋪街，在錯落中識到的章法，是不是另辟蹊徑了呢。

為啥會“變壞”

◎向明

今年編選的《2012年臺灣詩選》，我寫的一首題目為〈變壞〉的詩已入選。到了我這種行將就木的人，居然寫出〈變壞〉這樣的詩，好像有點不自量力，太高估自己的能量與膽識。《低調之歌》（我最近出版的詩集名）這樣沒出息口號都喊出來了，還有什麼本領不變好要變壞？不過這年頭好人壞人實在難以辨識，往往不察會把壞人當成救世主，也時常對一個明明很好的人，覺得比壞人還難以對付。因此我這一向當順民慣了的人，覺得還是學壞比較容易苟安於世。我回應李進文呼籲的“加入學壞的行列”（見他的“無詩嚷嚷”專欄），不過我一直耽心自己沒法壞到澈底。

要寫“變壞”這樣主題的詩其實蓄謀很久，記得大陸上艾未未事件發生不久，他率幾位同志及人權律師到成都去應訊，結果一到成都住進飯店即被公安部門將其中一位女士扣留，也交待不出為什麼要讓她失去自由的理由，這就是後來拍成一部實況錄影《老媽蹄花》的全部過程。整個放映中，除了艾未未率人權律師及被關女士的丈夫硬闖派出所及區政府公安部門的激烈詰問對話外，全部由名歌手左小祖詠翻來覆去地唱他那首〈草泥馬祖國〉中的“做一個壞人，比做一個好人容易些”，以這兩句宣示性極強的歌詞，來突顯整個事件的荒謬。

其實，從影片中那些一再出現，勸止和阻擾他們示威的公安員警看，這些“壞人”除了那身老虎皮制服外，其他一切都和他們這些討公道的人沒有兩樣，甚至在外形上比他們年輕，在談吐上比他們更低調理性。這些被看成壞人的人不過是一個制度之下的可憐被宰製者，他們也只是奉公守法的做著他們該做的事。會被宰製者罵為無法無天的“壞人”，其實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要將一個來訪的女性失掉自由。他們要向上面請示，上面的上面還有更高的上面

，上面不給一個理由，他們永遠是一個壞人，他們真是很“容易”做一個壞人。他們的變壞並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

寫到這裡使我想起年輕時候偷偷讀過的托爾斯泰寫的一則寓言故事《傻子依凡》（又名《魔鬼與農夫》），是說一個老魔頭看不慣人間太幸福，他要去擾亂一下，讓人變壞，否則顯不出魔鬼存在的威風。首先他派一個小鬼去騷擾一個知足常樂的農夫，讓農夫的土地變得乾硬，長不出作物，但農夫一點也不抱怨，一小塊一小塊把泥土耙鬆，他的作物仍然成長豐收。一計不成老魔頭又派另一個小鬼去使壞。農夫正在辛苦工作時，小鬼把農夫的麩包和水都偷走，他想農夫一定會氣得暴跳如雷，誰知農夫發現後反而安慰自己說“不曉得是哪個比我更可憐的人更需要這一點點食物？”老魔頭又一次失敗，他簡直怒不可遏，想不透，難道沒有方法可以使這個好人變壞嗎？這時第三個小魔鬼走出來說，他一定有辦法使這個好人壞到澈底。

這個小魔鬼首先去和農夫作朋友，他告訴農夫明年一定會天遭乾旱，你要好好利用濕地，把作物都種在濕地上。農夫依照他的建議做了，結果第二年別人家遭乾旱沒有收成，他的田裡卻大豐收，農夫開始比別人富有。這個小魔鬼又教農夫把多餘的穀子拿去釀酒販賣，賺更多的錢。慢慢地農夫越來越富有，根本不要工作，就可好好享受。這時小魔鬼就向老魔頭說“您看我不是把這個農夫開始變壞了，他現在身上有豬的愚蠢。他常常大辦宴席，請來所有的富人，

喝最好的酒，吃最貴的餐點，還有好多僕人侍候，極盡奢侈之能事，最後一個個都爛醉如泥，就像一群豬一樣。”

“現在您還會在他身上發現有狼的血液。”小魔鬼接著說，一個僕人端著葡萄酒去侍奉客人，不小心跌倒，把酒瓶打破。農夫大怒又罵又踢，“做事怎麼這樣粗心大意”。僕人哀求道“唉！老爺呀，我們忙到現在都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已經混身無力了。”農夫聽了更加憤怒，他吼著說“事情沒做完，怎麼可以先吃東西！”

老魔頭聽了小魔鬼這番成果輝煌的報告，非常滿意，便問“你是怎麼辦到的？”小魔鬼輕鬆的回答道“我只不過讓他擁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這樣就可激發他人性中潛藏的貪婪性格，他就是從這裡壞起的。”

原來要使一個人變壞這麼簡單，只需略施小計撐開他那無止盡的慾望大嘴，想要不壞到發臭都難，我要變壞，可不能這樣變法。我寫的首首〈變壞〉倒並沒有這種居心，只是對社會的不公不義發出一點正義的吼聲而已，下面是這首詩的原貌：

變壞

(2012/4/4 刊于自由時報副刊)

我的頭腦非常簡單
只是為了不願被都更
變成他們的一粒算盤珠子
不願被撥弄，被加減乘除
我要加入，變壞的行列
寧願改行做一枚釘子
被員警當成壞人抬走的釘子戶
讓我這枚釘子成為一枚
釘子的典範
狠狠的釘進那些惡人惡法的
與我一樣簡單頭腦中
即使仍不能改變什麼
凡不願作為一粒被撥弄的
算盤珠子的都該來回應
變壞，變成為一種狠狠的
釘死不公不義的典範

從何其芳詩看 新詩的新詞新 句新思維

◎魏鵬展

新詩發展至今還未到一百年，還很年青，但已長高了很多，有了自己的個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唐有詩，宋有詞，元有曲，明清有小說，現代則小說、新詩和散文並重。有人說中國是詩的國家。中國詩與山水畫同被譽為中國文化的精粹。在這個重詩的國家裏，我們如何建立有現代特色的新詩呢？新詩肯定不只是以白話寫的古詩翻譯文體。新詩除了有新詞和新句外，也應有新思維，甚至是現代情懷。何其芳的新詩〈花環〉體現了新詩的新詞、新句和新思維：

開落在幽谷裏的花最香，
無人記憶的朝露最有光，
我說你是幸福的，小玲玲，
沒有照過影子的小溪最清亮。

這首詩的主題是悼念一個叫小玲玲的少女。悼亡詩所抒發的情感一般都是對死者的惋惜與悲歎，但這首詩卻說這個少女的天亡是更美麗的。詩人在這節詩中寫出了這個少女是純潔的。幽谷裏的花沒有人採摘，也就不受人手的玷污；沒有人碰過的朝露，就沒有人去記憶它的形態；沒有人在小溪旁照影，那小溪就沒有人去賞玩，也就沒有人弄污溪水。詩人以純潔的花、朝露和小溪象徵少女的純潔。詩人不惋惜少女夭亡，反而覺得少女的天亡是幸福的，是純潔的，這種一反傳統的主題思想是新詩的新思維。

你夢過綠藤緣進你窗裏，
金的小花墜落到髮上。
你為檐雨說出的故事感動，
你愛寂寞，寂寞的星光。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非馬 \$150 支持
于中 \$50

這節詩的文句有點拗口。“緣進”和“檐雨”是詩人的新造詞，這是新詩的新詞。“你為檐雨說出的故事感動”這是一句歐化句子。這首詩的新造詞固然是新詩的新詞；歐化句子也是新詩的新句。我認為文字句法有一定的社會性，如果已經有規範的詞語，仍然任意創作新詞是不必要；為了求變，一味用歐化句子，也破壞了中文語法的純淨。新詩的新詞如果是用現代的詞彙寫詩，則更有現代色彩。現代的詞彙，甚至是現代的意象，例如電車、飛機、電腦等，這是現代詞，現代意象，更能引起現代讀者共鳴。新詩可以為了更好的表達的效果，可以適當的扭曲中文慣用語法，例如：“更藍色的憂鬱”。為了更好的表達效果而適當地扭曲中文語法，除了合乎中文書寫習慣外，也不會破壞中文語法的純淨。

2013年3月24日 夜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美國黑人女詩人麗塔·達夫 (Rita Dove, 1952-) 是 1993 年的美國桂冠詩人。她生於俄亥俄州阿克倫城 (Akron, Ohio)，大學畢業後曾到世界著名的西德杜賓更大學 (Tübingen) 進修一年 (1974)，之後在愛荷華大學獲美術碩士 (這是給美術家的最高學位，相當於博士學位)。她在 1987 年拿到普列策獎。從 1977 年至今，她共出版了十多本詩集及兩部小說，雖沒寫自傳，但從她的作品內我們可以看到麗塔的思想和生活概況。

美國是個民族大熔爐，像任何一個華人或華裔詩人，她的詩和生活離不開表現她個人作為少數民族女性對社會、歷史，甚至政治與文化的體驗。她的詩深受中國唐宋詩詞和日本的俳句、短歌的影響，而比其他黑人突出之處是關注歷史。她寫自由詩，時髦但採用傳統審美觀加上簡樸而生動的語言與富人情味，容易引起共鳴。例如她獲得 1987 年普利獎的詩集《托馬斯和尤拉》(Thomas and Beulah) 豐富地述及她的祖父母從求愛到老死的家庭歷史，傳達了黑人們在美國的奴隸、解放、受到白人的壓迫和歧視時的種種經歷。筆者選出其中的一首描寫黑人用的特殊耐候性而超越困難處境的短章〈等待處境好轉〉(Weathering Out) 來和讀者分享：

她最愛早晨——托馬斯已離家
去找工作，她的咖啡裡沖了許多牛奶，

屋外秋天的樹林紅兮兮，葉子紛紛飄落
懷孕七個月的她看不到她的腳，

於是她搖搖擺擺地從一個房間浮到另一個房間
屋內鞋叭噠叭噠地響，驚愕地避開屋
角。當她斜倚

門柱打呵欠時，她的身子似乎消失得無影無蹤
上週他們清晨乘坐公共汽車
去新飛機場。飛機庫滑開了一部份。

銀色外殼的齊柏林式飛機徐徐駛出。
那個人小心地把飛機引出來，像牽一條
長卷毛狗。

然後把它繫在桅杆旁，返身走進飛機。
比尤拉感到自己的肚子像湖一樣平靜一樣大

她的身子塗了椰油而閃閃發亮，
托馬斯幾乎每天回家時

眼裡充滿激動的淚水。他常側耳聽她的肚子
說：小家伙真的在說話，

不過對她來說，它勝過手指
啪啪啪地敲奶白色燈罩。

夜裡她有時醒來時發現他
睡在那裡，孩子也睡在旁邊。

咖啡味道不錯，但太少。屋外的一切
彷彿是在錫箔裡顫動——只有三葉草

頑強地逗留在大鵝卵石之間，
像事後思考的那樣碧綠……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由於她對歷史的關注，她的另一卷詩集《轉彎外的黃色房子》是從黑人奴隸的視角描述的。其他詩作有《母親的愛》(1995)、《詩集》(1993)、《與羅莎帕克一起搭有黑白分座的巴士》(1999) 及《一個黑白混血兒的奏鳴曲》(2009)，這是描述一件種族暴力在英國發生的事件。

麗塔·達夫還寫了兩卷小說《通過象牙門》(Through The Ivory Gate, 1992) 和《地球上的黑暗區》(The Darker Face of the Earth, 1996)。她採用活躍的象徵和巧妙的語言，自由的語句，神話、兒童的故事、奴隸的藝術、詩的正義 (Poetic Justice)、詩的破格 (Poetic License) 和黑人的花言巧語 (Black American Smooths) 來批評西方社會，影響甚鉅。今天，筆者看到我們華僑在美洲的悲痛歷史，受到的歧視和壓迫不下於黑人，採礦、建造鐵路的功勞並不下於黑人的貢獻，然而在權利方面就差得太多了！我們沒有大作家、詩人給我們說話，Chinaman 的標籤還是貼在我們的後面！

編輯筆記

物理學上“質量”這個詞指的是一種物質的重量，一般人常說的“質量”則是統計意義上的兩個詞——品質（Quality）和數量（Quantity），但我們常見的“質量”卻往往被用作是“品質”的同義詞，原因無他，只為不學無術，人云亦云，而“品質”和“數量”則常常在一起並用之故！

“詩歌”這個詞若非始作俑者的刻意誤導，那大概也是由於上面“質量”之例而一誤至今吧！?但正如上期筆記所言：普通的詩讀者有此誤解，可以原諒，但“必也正名乎”，詩人怎可以連自己寫的東西也沒有一個正確的名稱呢？“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行不果”淺顯至極。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冠冕終於戴到中國人等待已久的小說家莫言頭上，在許多人激動振奮的同時，兩岸的詩壇想必也有許多戚戚然的心！如果說中國現代詩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而沒有一位詩人的作品能得到諾獎評審諸公的青睞，那肯定不是事實；但捫心自問，如果我們身為評委，你會將自己一票投給人云亦云、對西方詩潮亦步亦趨的中國詩人嗎？莫言寫的是小說，他小說的成就和得獎的原因中外都有詳盡的論述，不必編者多言。所欲指出的是他寫的是毫無異議古今中外大家都有同一認知的“小說”，而不是什麼“小說詩”“詩小說”的東西，雖然其中的篇章有許多甚至比我們說的“詩歌”還要“詩”的文字。如今小說家得了獎，我們的“詩歌人”還要等到什麼時候？“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若不為詩正名，中文詩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三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由南加州淡江大學校友會及多個文社合辦的“文學與傳承”系列演講，首次邀請旅居加拿大詩人洛夫。演講訂於6/29日下午二時假El Monte華僑文教中心會議中心舉行；6/30日午12點“與洛夫有約”於長堤市850 E. Ocean Blvd, Long Beach Club House舉行，費用每人12元。

北京當代最具權威性的詩學期刊《詩探索》，2012年第四輯刊出台灣詩人向明研究專輯。台灣前行代詩人研究專輯出現在這本期刊上的，前有2010年的詩人洛夫、向明是繼之的第二人。

北京《評詩》擬於今年創刊，由詩人潘洗塵、樹才主持，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山東東阿縣舉辦“曹植文學獎”“地稅杯·萬里母親河大美在東阿”主題散文大賽公開徵集作品。請與山東省東阿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郵編：252201 汝緒凱聯絡。

越南故人、浮萍、江楓三人現代詩合集《空白》經由勞動出版社於5月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二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